

地 250

42

部 = 85

江西通志稿

第八五册

文徽傳、行狀目錄

晉

五柳先生傳

梁

陶靖節先生傳

宋

六一居士傳

周源漢先生傳

董隱子傳

封位齋傳

元

趙撫州傳

明

劉

7

彭

5

黃

2

歐

1

陶

1

黃

1

陶

1

周顛仙人傳

何長者傳

王炎午忠孝傳

伯宏伍先生死孝傳

五荊傳

石鐘傳

南燕道者傳

清

董義士傳

九江放生香恒禪師傳

徐怡谷傳

崔長者傳

趙恭叔先生傳

譚渴傳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省博物館

朱元璋

歸有光

李時勉

李時勉

李時勉

程敏政

程敏政

周是修

文行遠

謝文海

謝文海

譚尚忠

18



清

劉忠愍公死事狀

李深齋行狀

門人李其聰行狀

林有厚

謝文海

謝文海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圖書館
稿紙

晉陶潛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食屨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陶靖節先生傳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著五柳先生傳。自况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君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困卧。齋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

不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餽以梁肉。摩而去之。後為鎮軍。遣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

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清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杭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齋酒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病。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輿。既至。欣然。便其飲酌。俄頃。宏至。亦無迂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邀延之坐。攝日不得。前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不辭律

江西會澤博物

卷五

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歌
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
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
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遊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
三隱後刺史檀道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表三人共在
城北講禮加以學校所任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
生述孔業祖謝響然騫馬隊非請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
安勤苦與之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
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特徵命會乘時年六十三世號
靖節先生

六一居士傳

宋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滁水之
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
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

江西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物類

稿紙

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
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
莊子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喝死而名
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
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
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
奏於洞庭之野閱大較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嘗患
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累者眾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
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
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
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
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
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
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
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

待七十者矣。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五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周濂溪先生傳

宋司馬光

周敦頤字茂叔。諡元公。道州人。以母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官主簿。有獄久不決。公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眾莫敢爭。公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因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曰。吾欲讀書。何如。公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後知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甯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公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示之民。不肯聽。部使者趙抃感於

江西書博物館

滿紙

讒口。臨之甚威。公處之超然。及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時。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典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德。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寔。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所著有太極圖通書。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因與為友。使二子。顯頤受學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顯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訪公。公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言開發人。類如此。續增。

董隱子傳

宋黃庭堅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嘗見其醉
 連敗紙赦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纊戰粟其面有孺子
 色視衆人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笑也或
 祈禱願聞其方則曰無能乞爾無它言皆玩人然狂而不悖高安
 劉格道純晚得之與為禮甚愿為置酒解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
 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庖瘡如後雷
 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子為和劑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
 士約買藥煮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純手
 曰冶金鑄銀奔馬即死禍乞一棹酒行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
 遣人問安留楹舍旁乞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
 純不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十三日

封位齋傳

彭任

位齋者任友人禹成濬也謝秋水文海講學程山其所平交為弟
 一省通志館稿紙

子者據齋甘京繼之者位齋少程山先生五歲年四十二始稱弟
 子位齋及維緝黃熙率諸弟子師事程山於二三亦厚期之故哭
 位齋詩為最哀且表其為位齋作也初彭子躬庵以出位規位齋
 由是以位顏其齋初南豐賦餼未清維緝為進士同列起釐正之
 位齋與維緝同師門又以選貢生亦鄉紳列狗象請全入局中蓋
 位齋長計算不厭煩劇於是賦冊一清數月中問難稽考手書心
 計無間日夜飛說弊絕勞與諄獨集於位齋亦不之辨也冊成亦
 不以為功而豐邑賦餼均平者至今數十年矣士大夫居鄉即親
 民居要地多不問民瘼一聽蠹壞而從事講學者忽略世故寬迂
 不切於用如位齋者足以見程山之學功能之濬世而位齋方引
 以為疚曰非時止則止之道也蓋從躬庵之規此位齋之學之進
 也位齋年十四母見背依於族伯母事族伯母如其母父初艱嗣
 以鄰人子後及位齋之兄與位齋相繼生而為後者長貽乃父憂

位齋善慰解而曲成之。父病篤，祈天請代，夢狄梁公張睢陽諭以父必不死，父果不死。胞兄早世，有女，位齋教之，嫁之如已女。崇正十四年，位齋為諸生，久之欲棄去，家貧食指象，以教授資體粥，棄則絕其源，遂為選貢生。先後門人至數百人，既而執費程山亦為排解紛難，無虛日。嘗會解，程山時坐席，屢起無厭倦色。位齋視他人大小事，必應曰：「皆吾分內事，吾學固在是也。」然位齋竟以是病矣。甲寅，同黃維緝避地蓮花山，山中禦侮彌禍，事日益煩。第四子場殤而病，遂亟。丙辰八月朔，遂卒，時年五十有六。彭任曰：「任見位齋體短小，氣弱而辭緩，其任事何其強有力耶！捷齋言其直諫，懇到不能已，則涕哭隨之。捷齋一日縱酒，酒澆人衣，天未明，位齋厲聲至矣。程山詩：『有時我過舉進諫，急怛怛嗚呼，友安得如位齋者。而與之居也耶。』」

趙撫州傳

元南豐劉

壘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宋撫州使君	趙氏諱必岳	字次山	漢安懿王九世孫也	建炎南渡	由汴徙南豐	父崇嘯嘉定進士	官大宗正丞	忠諫文章	縉紳左次有白雲諫	猛行於世	使君蚤慧	善屬文	年甫十七	奏名禮部	擢	淳祐甲辰第	授袁州萬載縣主簿	需次服父母喪	居間十數年	博通經史	聲實皂茂	鄧太監炯為廣西經略	安撫辟賓州司法	調福建提刑	司檢法官	會儉人陳仁玉	為其長	使君恥不赴官	景定初	諸道爭辟	歷江西轉運司	建甯府節制司	福建安撫司	皆幹官	以舉者改秩	知雩都大庾兩縣	著能聲	江西安撫使	曾侍郎淵子才	之辟	主管機宜文字	安撫歸朝	薦於上	得提轄行在文思院	通判臨安府	咸淳十年也	冒似道竊柄	誤國	長江失守	朝廷急擇江浙	守臣	權使君知撫州	指置守禦	德祐元年春	至郡	政績著聞	詔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賞募峒	兵大出我師	贛距城六十里	贛諸邑義勇	謀興復六月	詔吳直院浚	提刑楊孖以贛	主簿既解郡	侯使君修守備	德之江西制置	已罹蹂踐流潰	幹辦行在諸軍
峒丁康陳六等	失利引退喪失	與北兵戰破之	八月制司兵次	吳即廣昌使君	為江西制置招	贛降使君遷避	竟歸里十二月	數媒葉於朝使	制置使黃萬石	潰進溢警報日	軍審計司又遷
進取而北來兵	良多九月制司	俘其千戶乘勝	南豐遇敵而潰	即寧都各建治	討使君為參議	甯都縣五月朔	建昌失守遂奔	君不自安累丐	隆興退駐撫名	夜急剽奪縱使	大府寺主簿以
益象使君亦入	奔汀州十月使	逐北至城下城	使君遣其屬以	所宜詔反正糾	官兼江西運判	景炎帝即位福	贛州明年二月	罷九月除大理	實為遁降計頗	使君誅賞愜當	任時江西湖南
明年春	君招	中	攻	所	協	密	西	寺	頗	人	南

江西興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始贈募走汀畚	至弗獲正邱首	達昌時寧不足	自表著譽流馨	易解十卷吟稿	偉可稱既遭時	君皇宗世宣而	知汀州黃去疾
歸其遺骨葬里	力田不如逢年	為治平之州牧	豈其謬巧致通	八卷贊曰何代	難志克復事不	介然無紕袴習	以城降使君解
中嗣竟絕嗚呼	信夫後二十年	敏博之詞臣宋	顯哉天與以時	無才顧時相遭	克就聞者悲之	清苦問學勤於	兵隱跡山畬中
悲夫	其舊幕屬趙孟	歷永終黜翳淪	然也撫州之才	不備身彼有器	所學尤邃於易	寒素詞翰政績	發疾卒就殞焉
	深	謝	際	能	卓	績	使

周顛仙人傳

明朱元瑞

顛人姓周者自言南昌郡屬建昌人也年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
 母無暇常拘于是顛入南昌乞食于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
 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于戶之
 家日與侍人相雜暮宿閭閣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
 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當是時元天下承
 平將亂在邇其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
 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陳友諒者帥烏合之眾以入南昌其
 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
 建業于南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于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
 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
 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為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
 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為先有時遙見以手入
 胸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虱子復謂曰幾何對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頁

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孃又
 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粉動得婆孃又
 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終日被此顛者
 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虱多為說于是製
 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
 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
 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
 圍蘆薪緣缸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
 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于內周圍以火煨之烟消火
 滅之後揭缸視之其烟凝于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
 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于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
 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許之明日命駕親往
 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逐步趨無艱容無飢色是其異也因盛
 設羞同高于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

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于一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
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
穀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其高食如
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于朕歸道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
手畫地成圖指謂朕曰你打破箇桶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
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達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充軍使
充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
特問顛者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
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
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
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
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
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使無風于是諸軍士牽
以舟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

江西通志館稿紙

帆長驅遂連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
謬詞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
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葉溺于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
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
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于死語未既顛者
粹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若遠行之狀
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敢且
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于彭蠡之中大戰之戰回
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
方詢土居之民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
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
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為民者用心種田語後于我宅內
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
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

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言于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問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誕者多朕馭宇內至尊于黔黎之上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嘗再見否其赤脚者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患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着金酸牛奶內喫一酸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搖擊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二番乃聞有菖蒲香酸底有丹砂沈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

江西通志館稿紙

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仙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于石上某于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常不在鑄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明朱元璋

昔者具色相空萬物而空法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期若是歷苦劫於無量今者神之妙用幽隱於廬嶽獨為朕知而濟朕難然朕終不佞於利濟之心當以禮謝雖然神以靈妙不測矣尋常無礙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周游乎八極既閱人情粹然禮至杳然弗應豈不為世所嗤故先期京師已告諸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廬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謝而已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與

何長者傳

明 歸有光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常巖為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請以為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己所親為區別也。人有急求鬻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償。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為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為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遯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為甲族，故長者與為姪，長者所以能撫孤造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於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為人平恕，有夜眩其篋

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問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為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為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婿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王炎午忠孝傳

明李時勉

先生姓王氏名炎午原名鼎翁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家數文
閣廬溪先生之諸孫也世居安成南汶源里自幼力學業春秋升
太學上舍生與丞相文公青山趙公同游尋以父憂值宋亡文丞
相慕兵勤王鼎翁謁軍門諭丞相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
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眾丞相嘉納目為
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丞相被執為生祭文以速
丞相之死既歷陳具有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累
千五百言其曰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進而父歿退而國亡生
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忠肝義膽凜然如秋
露烈日蓋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死節望丞相且為萬世
立網常之志甚可悲矣鼎翁以太學舊生世移運改途終身不仕
奉母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夫人歿廬墓三年靈龕設遺像嘗以
喪事宿邑城夢夫人謂曰夜來侍婢不謹火吾衣箠及吾面旦急

江西南昌府進志無福紙

二頁

趨至家謁遺像果夢之夕為跋燭所薰及面而止由是家居跡不
至外境朝夕饘粥青山趙先生慰之以書曰確存孝忱尚持齋禁
是可以敦薄俗是可以範後人凡在見聞莫不感動然創鉅痛深
形蕭髮變非飯無以敵暑非味無以強餐大事未終一疾其可若
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子之如斯事死如斯生愛身即愛母願俯
從於常制非苟徇於羣言鼎翁復書曰重憫其形髮之變明示以
古今之宜感泣不能自已稽徨莫知所為暮年鷄黍之歡又成昨
夢終身羊棗之慟莫可名言莫由置者體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
之謀抑此特居喪之末何足蒙勵俗之褒力辭不允其篤孝純至
又如此竊觀古今忠孝固有其人而忠孝之得兩全者鮮矣鼎翁
獨全於一人非得於天之厚者其能然耶鼎翁學行揭文安公歐
陽圭齋先生序文載之詳矣予亦自幼時聞諸父師曰鼎翁之學
之正見於著述鼎翁之行之力顯於忠孝誠為宇宙奇士乃所願
則學鼎翁也予晚輩後學鑽仰不足雖幸私淑彷彿一蹴於臣子

之職尤有慊焉庶幾殘息致臣而歸至謁忠節之祠詣先賢之宇見諸鄉之忠臣義士名公鉅儒皆得以俎豆其間惟鼎翁未與仰而嘆曰登俎豆於前者公而當繼俎豆於後者私而蔽嗚呼鼎翁死國之志即丞相死國之心即鼎翁死國之志丞相有可死之地則致命而遂志鼎翁無可死之地故以言而建極死則建功業於當時言則立綱常於萬世言與死其義一也俎豆何愧焉鼎翁不與果學行有未及乎抑後世有未聞乎噫可惜也之可嗟也子恐久而湮沒其善遂纂其忠孝之實合為一傳以俟後之

伯宏伍先生死孝傳

明李時勉

伯宏伍先生死孝近五十年翰林侍讀學士後學李時勉迺為之傳先生諱洪伯宏其字也世謂吳行人子胥之裔宋福州長史醇始家安福宮教先生誥皆其祖也資稟清純為人剛介幽僻僧舍力學二十餘年時或友碩儒李行簡周南瑞彭所存時宗兄朝賓

石門梁寅薦於春官明年由春官登吳伯宗榜進士傳臚擢山東

一

成均諸君子講論道義游玩山水而已慨然有志三代願夷虜之時而耻仕之恭惟我太祖高皇帝遂夷定夏為洪武三年庚戌詔各行省以經義試士備用先生曰道可以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臨清丞會有族任憲司又改徽州績溪簿有惠政部使奏最命陞應天上元令未幾上察其清慎將擬大任適父諱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故於官邸先生視病執喪靡不盡厚奉柩歸葬悉依禮制遠近賢之服闋郡邑催仕先生辭曰焉有母老而養不顧者且吾幼失恃荷母訓愛良多而吾之志亦小試矣奚必計其爵之崇卑乎先生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不遵先生曰是吾德薄古人強之終生異也於是隱於梅溪以養母至於累積懋弟自擇惟拾其一二疲敝之具庶弟曰仲舒甚稱母子立先生子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曰伯讓被誣出亡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先生哭求代母母曰汝往必不免禍莫若老身當也媿族明舊諷之亦然先生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己身耶官校頗難之

先生奮然曰弟之生母洪之繼母也以子代母何不可之有竟就
繁而行不知所終矣得壽五十有九悲夫平生詩文有溫雅之趣
憶時勉童時稍知向往每於先正輒求親炙先生見輒奇之動必
教之以正逮先生別於鳳林送者數百無不涕泣先生神色怡然
若不介意又進時勉等曰吾為家也子其異日為國乎言猶在身
敢頃忘也每欲表以勵世未為耿適儀曹劉友球編集郡志勉故
迷所見聞并以遺先生家孫冕云
贊曰勉讀經史而知呂尚之擇主伏勝之篤學兩疏之歸田薛包
之讓產固羨其賢至於孔褒一門爭死未嘗不三嘆其難若夫先
生之一身聚諸賢之善行振萬古之綱常吾邑一人而已況我國
家以來道義自先生而倡科第又自先生而始也世以骨月相殘
名利馳驅者聞先生之風寧不愧死矣有功于名教大矣哉孔子
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所謂非文王而興之豪傑嗚呼微
先生其誰耶

五荆傳

明劉松

蕭氏有五兄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珮次者曰璉曰璵曰璆
曰璠珮之父自新璵之父自明皆先卒璉之父自成年且垂老故
無恙五人者皆嚴事之又能通有無均瘠肥同休戚敦叙友睦勤
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出耕歸則相與讀書鳴琴吹弄簫箏以歡
聚一堂之上無間焉會育旨起均糧城甃自成以田稅業等任總
甲事造運舟命珮往涖之或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者朝廷遣官
出織紳引服在行既而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
宜留己當自行也自成聞而不悅得珮書輒碎裂之不復視曰吾
兄早亡僅一子又未有嗣恐擠以往乎乃奮然出告姪某實誣冒
自成名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府不
能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珮珮哭於門外不去自成遙勞之曰汝
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慮也聞者傷之後以自成送臺獄議
役終其身以貨死且往屯淮滁間珮與諸弟泣而聚謀曰吾叔父

其遂不返乎。今官府事方殷，盡分力以共濟。眾曰：諾。時輩最少，乃命帶率子姪以就學，而命曉督耕稼，命璩造縣服，彼事而已。與曉將更迭往省於滁州，會檄下有罪者許輸粟，河州以自贖。璩即日收其家貲，貨得若干，先遣曉齋往京師，以聽命。久之不報，璩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產，至斥婦女妝奩，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遂嬰疾暴卒，璩不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璩來亟命為書，緩之，璩不為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璩過滁陽，與其弟曉先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堂之北，弟兄旦夕嘗游息焉，或言其所有紫荆樹可移植者，及得之，則同根而幹者凡五，眾異之，以為紫荆兄弟數也，而其數若有合焉。久之，茅葉分敷，其間一幹乃獨異，而非是眾曰：宜去之。且祝曰：符吾兄弟也，宜更生。未幾，有出而上挺者，視之果紫荆樹也。眾則大喜，遂酌酒酬之，設具燕焉。璩為之賦五言，以示諸弟賓客。合而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混其事，而為之傳。且將使居滁陽者。

聞而喜慰焉。贊曰：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歡同株而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歟。抑古者固自有其事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今氏兄弟罹患難，蹈顛沛極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以異類之異者，猶可同其榮，況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類之真者，乃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抑五陽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奇之為一，偶之為二，三之為三，五之為五，至五為變，不勝窮焉。意者草木固有得夫氣之先者歟。昔孔子誦棠棣之詩，而以父母其順贊之，嗟乎。蕭氏兄弟尚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翕而思所以順其父母乎。

石鐘傳

明程敏政

石鐘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起或曰唐處士洪宋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不可考矣為一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淡或謂之曰子比干耶何其心之多竅也然與人不立崖岸望之有巖巖氣象少有聲彭蠡間每特立湖口噓然長嘯風起水湧可

以起樓鵲而驚蟄龍有謂之者曰子不聞典午氏之言乎夫鐘扣之鳴鏗錡鞀鞀鞀不以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子之鳴也亦將不扣而自鳴者乎鐘嗒然不應人或號為無言公鐘所居在蒼崖壁下其前怒江漉然人跡罕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適臨汝以連山筮之得良之渙其繇曰山之下風起於

洎水漾於諸爰有文人在修暨阻蘇子投策曰今日之夕其將有異聞乎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或嘈呖然或窾坎鞀鞀然上拂窾廓下滿林壑心異之因擊楫大呼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

江西通志卷之...

一五

其佛也或炎之斯人也其殆善鳴者乎時月明如如畫鐘方側立江漢間四顧若無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予慕子久矣鐘笑曰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夫不肖範形於天地之洪爐而浪跡於此吾子不鄙而辱臨之喜過望矣願為金石交已而議論風生各詫相見之晚明年蘇子遠朝言於神宗曰九江人石鐘者山澤之癯也自顧壁立萬仞使人望之巍然而下視培塿邱垤真無足當其音者然其靜也淵渟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易其處人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鎮一州則柱石巖廊可以屹中流之砥柱筮鐘治道可以致百獸之率舞况陛下功德兼隆方將求鏗錡鞀鞀鞀之聲以鳴國家之威願乃使之鳴不平於

荒江斷岸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然之即日下詔拜侍中陞州節度使封聞喜郡公使御史王士仁持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泗濱人荷荷磬者浮沉洲渚間人號為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功於舜庭及從孔子於衛者磬失其業至是來見士仁士仁羅致之舟中

與語大說因扣鐘之為人磬曰鐘體深厚塊然一武夫耳是為足
 辱召命磬不佞先世佐虞夏有功不幸而流落於此君如不棄登
 磬於庭磬能波流風靡而不失其身上見磬必喜磬誓與君同升
 願勿外也士仁良是之抗疏以磬語聞詔載磬與俱歸之沐入對
 上果說以為協律郎日與伶人侍上燕樂遂罷鐘不復召鐘聞之
 嘆曰天賦吾以風流之資乃終老於巖壑而不克致身於東序刻
 勳景鐘命也遂學長生吐納之術以終

江西省通志館藏紙

南樵道者傳

明周是修

廬陵之西泰和之北禾川之流出焉至灘江迤東蕩然平緬為螺
 溪鉅野沃饒而常稔者百萬餘頃富民田具原以處者棋布星列
 溪之南羣峰聳拔巖壑深秀有徑通邑行六七里望之雲木參天
 風滿殿地廬舍田園映帶依約宛然盤中之勝者著姓胡氏之居
 也胡氏出宋忠簡公銓之族衣冠文物代不乏人若允中號南樵
 者是族之尤彥者也幼聰敏魁岸不凡比長重義好文有聲江右
 性情雅愛所居之南峰巒叢翠嘗以綜理之暇葛巾羽扇攜小童
 操茶斤入松篁陰翳泉石幽費境與意會之處為樵采以自適曰
 人生斯世趣向不同觀其紛紛攘攘於交衢闐市蠅營鳥聚所爭
 者貨利多得以為快迷而不知悟往而不知返是豈知吾樵之有
 真樂哉吾樵於朝也日出霏開孤雲徘徊臨清流以濯足坐茂樹
 而舒懷長嘯一聲天風徐來飄飄乎雖物外之仙樂不是過夫豈
 若買臣之偃樓揭拾而徒以薪為哉吾樵於暮也夕陽在山煙景

冥冥禽鳥交響麋鹿並行方捫蘿而出谷亦披榛而坳顧視束擔
曾不足熟一豆羹郊扉伊邇稚子歡迎又豈若買臣之憂勞濟蹙
而遭愚婦之輕哉至吾樵而歸也則西樓月上左琴右書几席陳
列憑軒俯視萬物浮萍於是命酒高酌悠然而陶情未知天地之
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彼金谷鄙鳩誠何足以久恃與夫十朱輪
六相印又安能必其終榮是皆非吾之所樂吾之所樂其惟寓於
樵乎乃為之歌曰吾樵於何分於彼南峰吾樂於何分於樵之中
人孰不樵兮往來翩翩以樵為樂兮吾則獨然人不吾知兮吾不
以告優哉游哉從吾所好好事者有和之者曰南峰之樵兮君子
娛之峰陰之堂兮君子居之樂其樂而不廢兮於峰之間孰若登
其所蘊兮觀於龍顏披閭闔而呈琅玕兮以敷以奏以兼善於天
下兮光前振後南樵聞而哭之復和之曰吾知吾樵兮不知利達
之為心吾知我南峰兮不知巖廊之高深如子之言兮吾寧不喜
行止由天兮曷曰由己君子居易兮不忮不求進則廟堂兮退則

一七

林邱無往而不自得兮其心休休其心休休兮其樂悠悠好事者
漁然曰命之矣是修周子居京師聞南樵之樂之無窮又聞其與
好事者和答有高世委順之志傳其事使聞南樵之風者於薄俗
亦有勵焉
贊曰昔諸葛孔明隱居而樂於耕怡然自適初未嘗有干世矯俗
以求聞達之意及其遇明君而極起風雲際會如魚水之合得志
於當時垂名於後世若此其盛南樵抱才樂義而隱於樵亦何異
於孔明之耕乎況今聖人在上羣龍滿朝拔茅連茹南樵果得終
隱於樵乎殆不可得也然則具亦謂可斯人之徒與好事者之歌
其不亦可徵與

童義士傳

清 唐 英

神姓童氏名賓字定新饒之浮梁縣人性剛直幼業儒父母早喪
 遂就藝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役日益盛萬歷間內監潘相
 奉御董造派役於民童氏應報火族人懼不敢往神毅然執役時
 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笞或苦饑羸神惻然傷之願以骨作
 薪刳器之成遽躍入火翌日啟窰果得完器自是器無弗完者家
 人收其餘骸葬鳳皇山相感其誠立祠祀之蓋距今百數十年矣
 雍正戊辰余銜命督理埏埴來廠涓吉謁神祠顧瞻之下
 求所為麗牲之碑闕焉無辭問神姓氏封號率無能知者而浮志
 亦復不載最後神裔孫諸生兆龍等抱家牒來謁牒稱神曰風火
 仙詳死事一節并載康熙庚申年臧徐兩部郎董製陶器每見神
 指畫呵護於窰火中故饒守許拓祠地加修葺焉牒首有沈太史
 三曾序曰先朝嘉號而敕封之不知所封何號也豈即所謂風火
 仙也邪夫五行各有專司陶司於火而加以風於義何取且朝廷

江西通志續編紙

二八頁

錫封之號如金冶神木土穀以及岳瀆山川皆曰神未聞仙也豈
 相之私稱云爾邪敕封之語殆不確邪是皆莫可考也當神之時
 徭役繁興刑罰滋熾孰不趨趨瑟縮於前而涕泣狼狽於後神聞
 役而趨趨而盡其力於工則已耳物之成否不闕一人器之美惡
 非有專責乃一旦身投烈燄豈無妻子割舍之痛與血肉煨煉之
 苦而皆不顧卒能上濟國事而下貸百工之命也何其壯乎然則
 神之死也可以作忠臣之氣而堅義士之心矣神娶於劉生一子
 儒神赴火後劉苦節教子壽八十有五儒奉母以孝聞

九江放生秀恒禪師傳

師名圓融字秀恒楚黃麻城宋埠人也俗姓何自幼棄家投夢修

長老披染家累數千金半析之弟養母罄其餘樂施焉夢修遷化

師心喪三年薦惇之以禮居常歎曰大丈夫發憤出家為喬達摩

大沙門弟子豈僅去須糜衣壞食疏已哉因決志出參同里高華

瞻李百珍師故友也強留之鍵關為二公持華嚴三年值歲出

募米給送各山頭旬月往復已陵數數不為疲至廬山聞雲居晦

老人道風高峻標領一時師慷慨時俗精勵歸從焉老人諗其公

平艱真行力堅苦遂授以監院數年叢林倚重之一日茶次老人

叩之有省倍加策勵曾次蓋得豁然亡何乞假出山堅留不可曰

某意定矣已事得少分相應荷鉗錘不小踏昧如某敢冀過量事

乎憫彼四生莫為請命得雲栖典要所願或易辦耳老人首肯之

當辭狂放生淮揚者三年九江者十有二年所至方所若草從風

傾竭金貝者兢兢業業恐其不受初九江素不信佛見師露頂踵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忍飢渴無日夜不乞一錢力救萬命舉國心敬之每值生命當前

師先楊枝蘸水止觀齋然隨宣梵詞徹空清亮語為受戒語為懺

業凡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外骨內骨無足有足四足多足却

行凡行連行紆行無不仰首乞哀啣戴百狀故梵咒動聞聚觀如

堵在市滿市在野滿野兒童數十百奪附成羣共號為放生師放

生師云總裁趙都督某操殺為權者亦常招致之為開大放生會

蓋樂助以緣身常有容過普潤師從外來坐語移時謾告客曰頃

攜初發心二弟子至未及安置少待尚須快談師起兩袖各出一

大蛇昂首再三靈水聞經遠遷而去客倉皇失色師坐笑且舉他

話余嘗戲贈師曰蛇籠袖中可對客以終席龜養床下共曝日而

倚簷殆寶錄也師於大小僧院調護維持心力畢殫有或非意相

干者不避強禦翩翩然詞發于口血潮于面指透于掌爭是非別

邪正必得人開悟消釋乃已言無華綺據經引喻篤勵物情一日

德化張令公某以彌子卜定于普潤之西僧眾唯唯師出厲

干

聲曰令公子厝即得茶畦蔬圃間保不為滄澤園乎將不利于佛
宮矣可事得寢張後出條諭護持加力人以此服令公之賢而高
而益歎師龍象之力大也其得無畏三昧乎丁未余偕送晦老人
之杭州之靈隱時舊住机樓蜂窠日張余得從容翔翔于薦紳當
事間陳說百端酒酣氣壯眾不能難老人入院羣情忻服惟師從
旁從失神氣益豪憶往返吳越共飲食起居者六越月察師無間
然蓋師僧羣橫指志在行願品行在四分律禪誦偈輟即硬坐如
枯椿不倚不卧三十年如此矣生平不蓄一玩好隨受隨施天性
然也庚戌夏四月壬寅余宅理佛事師領眾至翌日出更領一僧
來代已告別若長往杖先期語陳某曰某日當赴若齋我竟不來
可勿齋矣皆不解所云癸卯放生竟日歸普潤示微疾甲辰正午
跏趺端坐歎曰一願未酬知我者其文居士乎或叩之曰昔同塔
也言絕而逝俗漢曰嗚呼若奔恒者豈不成高僧也哉素持戒範
若護浮囊雖外綜繁殿內堅理靜翩翩在形氣之上矣今之為括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稚豐拂圭角稜稜者皆彼所優為而不屑者也故寧黛面滿足雜
踏闌闌以放生終其身萬物育焉至其去住如如先期自決斯定
力有不爽者矣師小字庚戌以是歲來亦竟以是歲往異哉

徐怡谷傳

清謝文游

南豐地僻名醫罕至者隆萬時邑人李健齋先生諱鋌著醫學入
門行於世其書博綜火裁決其為醫亦未嘗身親歷試然書中訓
誠後學頗有儒者風文存少時見遊醫於豐者有黃岐園南昌人
氣概豪邁博學強記談論稱述史鑑及古文辭軌成誦邑有數諸
生師之俱未竟業徐小明蓋得其道小明諱亮怡谷其別號也幼
孤事母至孝讀書勇於進取屢試不售而家益貧教授里中每為
弟子述父如賓公為邑庠生得疾三載手一卷不釋將革猶呼兩
弟至榻前課文倚枕握筆為改訂規勉怡谷語至此輒流涕不置
思繼父志久乃棄去從黃岐園學醫怡谷醫雖有所受而得之自
悟為多每治一病反覆研慮至午夜不寢立方不甚循古每為世

醫所說。然執獲奇效。一時名噪甚。過同業者。雖庸流亦虛懷商確。無驕吝色。貧富貴賤。一以誠恪待之。而於孤窮無倚。尤加意躬親。鑄鼎問食。飲殷勤不倦。蓋自傷早失父。由母氏撫育。不得發施於功名。以顯親。惟游藝自託。心仁愛而濟以詳慎。俾疲瘵殘疾。起於吾手。庶無忝所生。怡谷之心如此。此所以能精究其學。異於術家者流也。怡谷氣象恬雅。對人溫辭靜氣。拂意時亦不失常度。朋友有道。輒直言箴諷。不稍阿徇。臨事規畫。井井不紊。晚益有志於道。構數椽良籌山。攜妻子家焉。文海時授徒。是山與怡谷益密。每相對設。不忍別。予於是知怡谷有血性。究心性命。欲求歸宿而不可即得者也。與門人譚子方最契。一日讀聖學宗傳。呼子方謂曰。吳康齋冬月無絮履。芋幘足寒如鐵。其耐貧如此。子欲志聖賢。須從此立事。嗚呼。其亦可以見怡谷之生平矣。疾將革。以其妻子及所

藏書。託予門人危二為二為為其子婦翁舉。緋時為文以祭感其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衡紙

起重病。居平救過。責善之誠。聲淚徹幽冥。予獨悲怡谷之僅以醫名。又不得再見於世。俾世多矢橫無所倚。宋龐安常好讀書。豪俠多賓客。耽山水。元朱彥修深明理學。博物操行。稱淳正。二君賢豪。不得志。皆精醫。為當時所賴。藉怡谷殆其流亞歟。南昌胡小范。世家子。習醫。來遊於豐。怡谷與之談。知其學有本源。遂為之主。贈之甚厚。小范醫不及怡谷。虛己如此。其有名於世宜矣。

崔長者傳

清謝文海

長者號獨寰。諱萬諧。姓崔氏。南豐西平里人也。幼孤。撫於大父。事庶母孝。及長。與兄明寰析爨。以田宅讓兄。兄受。傲廬數椽而已。兄商於山東。不歸。遺幼子弱女。長者為擇師擇壻。出妻奩資其嫁。兄於山東更娶婦。生一子伯啟。二女子適其士人。貲則盡矣。長者聞

之更賣所受做廬往遺兄經營兄竟客死長者數往迎其嫂與兄	子歸里嫂眷其女不忍遽離不得已往來商其地以濟之及得疾	歸彌留時含淚述父月山公有從子萬星幼亡於外力尋之歸為	娶婦生子之吾且分與之產今吾兄懶不得歸先塋吾親嫂姪處	他鄉吾愧先人多矣兒勿忘吾志吾其瞑聲啞啞淚不禁也長者	生平勤苦服賈於里中君子親敬之貧乏者恤之溺女者多方勸	誠之慈於僕婢待庄佃恕為量小入大出負債不能償者取其券	雜燒之久病不禱卒時諄諄以不用僧巫為囑論曰每見儒衣冠	者誦詩書言論綱引仁義文章奕奕舉動有威儀考其實行或多	遺議今崔長者服賈未嘗習儒而多儒行如此顧不足重歟長者	有四子勝祥復泰祥早世勝重父遺命竟跋涉挈其從弟伯啟歸	為娶妻飲食與共又資之百金使商於山東得為父柩及母還家
---------------------------	---------------------------	---------------------------	---------------------------	---------------------------	---------------------------	---------------------------	---------------------------	---------------------------	---------------------------	---------------------------	---------------------------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館
稿紙

計伯啟蕩蓋垂橐獨返勝恨甚欲復自往尋病卒長者妻吳氏傷	長者志哀伯啟貧出夫所創產命諸子與伯啟均分之啟鬻產而	商竟不知所之勝妻姚氏生子男二撫育劬勞機杼聲曉夜不徹	稱未亡人十七年以病終
---------------------------	---------------------------	---------------------------	------------

趙蕪邨先生傳

清譚尚忠

蕪邨先生既沒之六年譚尚忠自官歸里往來里閭過古青山房感觸景物懷故舊之悲風落殘陽斯人化為草土矣他日其子墮山踞予前言曰先君廣交遊契先生獨深送先生巡察興泉詩曰惟對公吟復嘯平生於此慰心知此可以知矣先君沒微先生孰知之其孰傳之小子敢請謹案先生博學能文有幹才見知王公大人而不竟其用與予交垂三十年自甲申冬武林舟中剪燭

話出處竟成永訣。撫今追昔，如之何其可也。先生諱甯靜，字方白，學者稱藜邨先生。云：邨自少讀書，力學好問，一名一物，必究其根柢，為文操筆成章，傾峽倒源，雖精思竭慮，無以上尤工詩，隱居李六邨，謂其詩得力於漢魏，有唐諸大家者，雍正乙卯，常公履坦撫江右，得先生制藝三十二首，以甲全省士，每對人言，則曰：趙生今之鼓吹，休明者也。自是先生博學能文之譽，遍江右矣。越丙辰，詔開博學鴻詞科，徵天下之士，臨川李穆堂官卿賞物色之，薦試不稱，懷復薦充三禮館纂修，自是先生博學能文之譽，遍都下。簡藩位，火宰時，尤見推重。及總制閩浙兩江間，遣官迎先生至，一切奏疏書記，咸出其手。命世子輔國公恒質師禮事之日者，先生從幕歸，予往過先生，與論書，輒掀髯大笑曰：書法知古人形似神似，之所以分，則得之矣。蓋先生工行草書，名出眾，故人喜就之也。性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至孝，與伯兄仲翔老而益愛，後以母老，嘗塗問聘，皆辭不往。其寄直隸詩曰：自識窮通骨相，敢因文字誤公卿。又曰：柴桑有母能偕隱，何事仍荒負郭耕。及太夫人沒，後稍有嶺南之遊，居羊城一月，疾且作，歸五日而死。時年六十有三，其著書稱富，詩經解義及詩賦若干卷，予諸梓氏，其餘猶多散軼，不可稽覈。云：論曰：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若先生之時，不可咎也。長為諸侯賓客者，先生生命矣夫。

譚渴傳

清南璧
謝鳴謙

譚渴者，南豐人也。字惟佺，初渴父錯，少失怙，家貧，有欲奪母符氏志者，符氏抱錯哭，晝夜不絕聲，卒全節，成錯於學。天啟初，錯為御史，孤立不肯媚權，巡按蘇松，陳利弊萬言，已進光祿卿，還謝去。

家居十載，竟不出。渴少儻有大志，早饒於庠，不得第。庚辰貢入太學，士午選授翰林侍書內閣中書舍人。明年歸葬父，又明年，烈皇帝凶問至，渴慟哭，欲有所為。乙酉，南都壞，唐王立。鄭千秋奉詔募兵起，渴職方司主事，而渴已與甘自琦舉義南豐，欲殺謝夢麟，不得。明年正月，斬夢麟子以殉。夢麟者，故明典史以南豐降者也。當是時，江西破，益王起兵建昌，復敗走。永寧王招盜閩羅總出入建撫，號恢復。王既懦，不知兵，而閩羅總所至焚殺，失民望。永勝伯鄭彩奉命出新城，恒怯不相為援。永寧遂復敗於撫，被執而我大兵乘勝追彩，復破新城。於是渴募兵稍集矣。踴然起曰：彩王師也，而不援禍將及行。在夏五月晦，整兵赴新城，遇我大師於宏村。渴大呼陷陣，斬首數十級。我師却衷以鐵騎，渴自琦首尾不相救，皆戰死。初，渴之為諸生也，值妖人張普微倡亂封山，眾洶洶苦兵。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圖書館
稿紙

寡餉，莫知所出。渴紳士助邑令壽芝請師，出已貲為犒，冠以平明年饑，復出千金賑之。及其舉義也，盡散家財以募死士，而其妻甘氏復親紉士卒衣襪，結其心。諸募士見渴志氣激烈，誓不顧返，皆踴躍效命，盡闔死，無一人降者。自琦字一美，中南豐諸生也。家富有武略，喜擊伎，狗馬蹴鞠，益王起兵，遣人禮致琦，琦視其帥而返。及鄭千秋安撫南豐，琦入閩歸而舉義，自是屏絕聲色，日夜訓練，以為事。宏村之戰，琦與新城馮柏實左右渴，故皆及於難。馮柏實字蘇生，初為百花英渠帥，為惠鄉里。及百花英敗，魁渠盡誅死。柏獨脫走，從永寧王起兵，撫州之役，柏乞救於閩，不及，故歸於渴云。

譚勺泉傳

清打堂 謝鳴謙

譚浚，字允原，號勺泉，南豐人也。隱居著述，世無識者。惟新城鄭徵君元錫與友善，嘗為之校閱其書而叙之。其略曰：允原少善於詩。

長而博，綜周覽於七略九流之事，以為史韻製書，實祖羲畫而黃帝正名，百物資焉。大小篆秦隸隸真行急就，其裔也。而作元書，有書而後典，謨訓誥象象文，言儀曲誓命，因書以成文。易書禮春秋，昉焉。碑表傳記，叙論其裔也。而作言文，有文而後咨嗟咏嘆，永言之而成聲，有聲而剛柔輕重，徐疾大小，有自然之節，筴以成音，音成而比於中和，詩與樂興焉。降而騷賦，又降而古近體，其裔也。而作說詩，由是數者分合之。凡天文地紀人倫物則，飛走草木之性情，形體爾雅之所訓，博雅坤雅之所廣，皆備文晰義，區分并別，俾各歸其官，以適於用。而作全雅，諸經史百子叢說，重複者去，要領者存，而作類編，其於允原較切者，曰南豐備錄，曰譚氏宗乘，曰文曰詩，其游於藝以濟物者，曰醫宗，凡二百二十有四卷，嗚呼，可謂富矣。及余讀王觀察所纂南豐縣志，慨然嘆曰，嗟乎，何見之卑也。李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經綸學貫天人，詣窮性命，可謂不世出之士矣。歿未及世，而行事弗詳，何與？勺泉行誼，敦本務實，其所著號稱淹雅，當時未有先之觀察，采其備錄為志乘，而稱曰里民，嗟乎，民與士果何自分乎？勺泉集大半付梓，今可得見者，惟備錄存，向非鄧潛谷為之叙論，即至今亦誰復知有沒者。然至今經綸之名滿天下，而沒亦動人流連咨嗟，慨慕不置，即傳不傳，何必盡闕勢位哉？陶濱李堯所著多理學書，予見梅訓，蓋有古小學之精意焉，而求其佚事，不可得而言。然則勢位之於人，果若是不可少也。觀察稱里民與沒並者，不有鄧俾其人，余索之，杳乎不可跡。勺泉之得以刻於今者，未始不有。天幸矣，勺泉有孫曰天放生，名慎，善為詩，尤工真草書，倚醉揮毫，視古人不多讓也。嘗肄業南雍，狂名藉甚，故人知之者過於沒也。

南豐山南趙由儀既卒之明年武寧輩雲汪軻鑄其遺詩得八十首徵序於字雲盛大謨而同邑愧于謝鳴謙為之紀其平生以告於後之讀山南詩者曰壬戌秋山南下第南歸時江北方水患余急就山南訊北來事山南出詩數十篇相示其河決三章憂深思遠有衣水遺風因與縱談天下至漏下數十刻不肯休山南視予曰嘻子大非近人余自北方來如君者未數數觀也余於山南為十年長自山南四五歲愛其神駿不釋嘗燕見或飲食徵逐相歌呼為樂及商確古人文字抗論力争往復不已性既拙面謏人輒怩怩雖有甚愛不自連故山南知余以是始甲子山南乃得輩雲交之輩雲者為字雲門人貧而工詩壬戌癸亥間名大起當路爭羅致余與晤於南昌方熟察其所為而山南一見乃遂定交如

二十六

一人是時與輩雲方駕者為南昌子載揚屋而山南獨推數輩雲曰子勤雖清駿然轉移風氣非余與輩雲不可間嘗示余以子載書又未嘗不嘆其忠告侃侃以為古人復出也而山南顧數數為二子者言余余以是竟交二子丙寅春月踵門告曰昨得輩雲書有鉛山莘畬蔣士銓新自太原歸豪於詩與吾同歲生而足蹟半天下此奇士方嘗察我輩名丁卯閱莘畬詩益多顧予笑曰蔣生蔣生與吾三人者竝驅中原未知誰先繼乃以事左不獲一見其勤勤懇懇愛惜莘畬之意於輩雲子載無聞也其秋莘畬歸而山南下及見矣至所謂汪楊趙蔣四家者人竟以為定論山南幼負神童名生七月能言尊人孝廉君教之誦書即了澈大義曰早起問父母安否伺顏色稍鬱必百計得歡乃已五歲畢經傳史漢大凡了了能與人辨六歲試童子時孝廉君尚為諸生學使者曠公

王雲進之曰奇童子盡以歸閉戶十年出未晚也孝廉領之年十
六乃出補府學弟子前後試三冠其曹明年辛酉偕兄由儼同舉
江西鄉試故事獨曉故糊名多自第六人始方伯阿公曰趙由儀
江西奇士落解何也主司皆不憚書既畢山南名第五乃相與大
噱慶得人壬戌會試中式乙榜例授教官不就方是時婦人孺子
販夫牧豎無不豔趙神童者余嘗廣之曰子神童何如李長源晏
同叔山南笑而是之山南既已十年閉戶沉浸四庫書才思益大
放作時藝日可二十餘首草草輒為人傳誦顧不甚好好為詩詩
亦不自惜往往隨手輒去獨嗜他人之能詩文者值其厄之濡手
足焦毛髮救之不自惜其所不能雖貴勢率落落不肯下嘗曰人
即享期頤都勢位孫曾羅列要其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真蟬
蛸耳山南即今日死修短自別有在以是得奇諒日涕騰不可止

二七

甚者至欲手剗之以快意山南嘗語人微愧于吾幾以諤死讀其
感遇六章山南之志為可悲矣方山南之再上公車也與余相值
張司馬於南昌客署時仲冬寒雲率圍爐擁坐栗栗作凍蠅態山
南意愛甚縱設徹丙夜忽拍案起朗朗行吟廊廡間慷慨自喜視
天下事不難為余為署其號曰漸堂山南不謂然也既三年乃鐫
漸堂以自佩是冬與余矚字雲於旅館字雲與兄弟以古學興世
稱三盛既相見踰時不交一設而退明年開兩人格格各不相入
已復相得為忘年交丁卯七月字雲過余承恩寺竟日不得去蓋
山南以三月遊武寧訪字雲劍谷誦余文至悉故字雲於余相見
如不及其別也惓惓若有所弗釋於戲豈謂字雲別余之日去山
南謝世已不五日也余既別字雲過張司馬潯陽致山南所寄司
馬書其略云近抵里門閉戶誦讀頗無事為長者憂但靜坐少時

漸覺克伐怨欲之私，憤憤性來不可斷絕。時復刺吏棘浮，又有詩
文宿障，營互無休，苟非養氣十年，未易落此。而前年亦嘗東余云，
學問之事，泯然夸逸，廣已造大，易用不疑，若乃上下古人，自為
部固非，竅啟蚘鳴之所能，希冀也。行年二十，未有會通，徒欲取精
於沙磔溲渤之中，繫長於百步五十之數，永言斯弊，可無變更。董
江都出為名臣，處為名儒，下帷之功，於茲可見，故閉閣絕慮，以自
淬勵，知我者豈無以益其弗逮乎？故余嘗與分宜儒珍、林有席論
山南得師如陽明，當學理有成，如勺庭當經世有成，儒珍謂余言
不謬也。先是歲癸亥，儒珍山南相見，連語十日夜，至議論牴牾，是
非蠱起，山南狂叫曰：「假道學何如真才子？儒珍無以奪已，而更語
人云：『儒珍吾師友也。』嗚呼！山南體素王，嘗做絮北上，不知寒，又素
不漁獵酒色，宜得壽以讀書過銳，喉間隱隱浮痛，為醫害，五日竟

死。乾隆丁卯八月甲戌日，距所生雍正乙巳四月己丑，才二十有
三年，娶瑤浦曾氏，生女子一，甫再晬，後山南十四日亦死，立兄子
宜某為之。後於戲江西學古士，哭山南於家者三十餘人，而輩雲
幾殆。冬，廣昌饒學曙，南城陶其懷，鄒相先後來於其柩，鄒子未
謀面，哭不減。陶子哀而陶子既歸，春正乃同輩雲再至，逆旅主人
見境上白衣冠者，曰：「是哭趙神童者又來矣。」亦隕涕。初山南在南
昌，有友人致達官意，邀山南往見者，山南愕然曰：「此數椽室，未嘗
不可促膝談心，必觸前乎，卒不往。湖廣胡紹鼎工詩者也，嘗書山
南鷓鴣鳴，深樹蕭然，芳意窮，美人吹玉笛，竟夕滿西風，澹月似惆
悵，孤雲方渺，象永懷謝希逸，清韻擅江東，詩於扇上，而識其後曰：
余慕山南不得見，書此便面，如挹豐標，輦雲每為余言之，相哽涕
不絕也。」

貞烈實瑞人傳

清毛奇齡

明詔賜持祠崇祀貞烈實瑞人者。誅姚姜工部榮側室也。名妙善。又名妙惠。世居京師崇文坊。年十五。遭工部公工部公舉宏治壬子鄉試。與同邑王公文成孫公忠烈同見舉。有名。稱三君。壬戌成進士。授鳳陽五河縣知縣。稍遷工部主事。以劾逆瑾。徙興化府通判。尋改瑞州攝府事。正德四年。江西盜起。南贛賊執奉政。扶靖安。華林東鄉饒南諸賊。並起為亂。而華林賊陳福一最驍。寇瑞州。瑞州故疫。辟。又府縣不得設兵備。公既攝府事。躬率捕。蒯潛出城。特制其險。賊入。執瑞人倪登。婢等。使告公所。時貞烈在別室。急於。瑞人衣來前。語賊曰。吾為官人妻。尚不知官處所。指瑞人倪曰。此婢也。焉從知之。賊見貞烈美。且衣異。固已疑為瑞人。及聞其稱官人妻。遂釋瑞人。倪而與貞烈。貞烈泣曰。不幸官在外。必與吾將安之。可已。刺已。不可已。願得吾從人同行。私願所驅。隸中有威豹者。高安人。素以慈聞。遂指之曰。是人善事我。願以從我。賊許之。先是。

江西通志

二九

賊入時。貞烈衣孺人衣。託念公所乘。攝太守印。留置卧間。復入。擢得之。而投之官池。至是呼豹前。使近與。初語他語。少間曰。昔吾所以呼汝來者。為太守在官池。官未知。汝能通告之。官手。吾即死。官豈無以報之。豹以齒啣指。遂縱之。通時至花塢鄉。有頃。度豹行遠。乃言曰。吾以弓諸者。吾口樵。不可能。借假使前。途有井者。吾思飲焉。既而果有井在道傍。貞烈已下車。賊伺貞烈意。見貞烈下。爭為之。縛。貞烈從容勞之。既而前。若持鞭者。倚鞭踊身而入。賊驚。救不得。悔且恨。填井以礫。既而公入保。過。威豹歸告。即所取之。左都御史陳金。右副都御史俞諫。調廣西兵。殺賊。公隨至花塢。於是起貞烈井中。越七年。瑞州府知府鄺璫。高安縣知縣翁素等。上其事。詔旌貞烈。勅春秋祀祠。其祠有二。一在城東。迎恩門。一在花塢橋。各置祀田。而城中之祠。則配祀高安婦死賊者。曰塞口熊氏。貴貞。曰新坡張榮。一妻蕭氏。曰太平門黎玉亮妻殷妙慶。曰雲岡沈大學。妻慶氏。足貞。曰坡山朱應。恢。姜胡氏。曰陵上黃暖妻幸氏。曰港。

而朱治一妻梁雁貞曰斜橋熊武六妻胡氏曰社山朱五四妻熊
以桂凡十人後賊尚猖獗南昌府知府李永勳同按察使王秩誘
殺華林賊逮文成王公以都御史撫南贛勦之賊平毛姓曰江西
羣盜起而刑揚以震由前觀之猶崇正之寇也雖野火燎原究至
撲滅然勢亦危矣智使進討者稍能如貞烈之從容警敏設機便
於俄頃之內則制勝倉猝又何至參政被執副使受害有如此甚
也夫閩房致身自昔所難矧貞節智濟其勇易衣在前擇人以早
保主完符如素定難乎哉公與文成同邑同舉同勦中貴又同官
新地而公以兵柄未歸五賊之驟起瑞當首嚮遂不得與文成同
其功名亦遇也乎

王明珍傳

清何登棟

苟有功以及民物不在得位與不得位也惟窮措大雖有志亦無
由藉手耳先生以明鼎革時集流離殘喘之男婦居以居食以食
此其功豈復沾沾自喜小恩小惠者可同日論哉挺身謁諸藩繫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〇

以鐵索而忽斷神之助之固其宜矣予嘗謂人須有膽識乃濟於
事方

天兵所到直投其營以求令生死頃刻先生寧未籌之而其功卒
成古之臨事不懼者曷有加焉夫無位而敦行於家者太平時所
有也訓子弟以古道重然諾和親黨者匹夫之修也活萬人於干
戈擾攘之餘有力者既不肯為咕畢者欲為而無力即有力矣願
為矣而怵於利害亦澹然中止耳若先生者其氣何烈其惠何溥
哉予聞良玉屠城時死者以萬計骸骨腥臭填塞市井其徇節諸
生慷慨就戮亦以數十計予因為未遇先生以死者悲而又以惜
夫殉節者之未獲其先生襄厥事以有成也詩有之功成不受爵
長揖歸田廬先生其庶幾乎然則事有補於物者不妨徇物也才
足濟乎時者不必得時也

湯廷竹傳

清建甯朱仕玠

湯廷竹，字渭川，江西南豐人。貌寢而頭甚巨，鄉人呼為巨頭公。廷竹好讀書，行跡奇詭，嘗為古文詞，特示人曰：「此柳柳州文也。」湛於酒，醉輒舉，當世名於文者訶罵之，座客不堪，多起去。同邑梁布衣，份以耆德，重於鄉，廷竹敬畏之。梁布衣在座，廷竹俯首抑氣，雖醉飲數斗，未能一言，人皆怪之。鄧進士牧負不羈才，不可於人，獨心下廷竹，官撫州教授，招廷竹署內夜飲，必候東方明，侍者卧，兩人更相酌，時發其滂瀆無垠之談，放而不歸，以相娛樂。鄧罷去，廷竹窶然歸，喪其妻，有子三人，不肖。廷竹賣文他邑，汗漫遊，遇園池勝處，不待主人，延引必淹留數月始去。廷竹與人居，未嘗有戚戚態，獨喜說九邊形勢，且起默步庭中，時舉手作刺擊狀，問之不答，亦不知作何所計畫也。初廷竹年十二，稱奇童，困府縣試三十餘年。

學使聞其名，將拔之，適廷竹遠出，學使悵恨累日，將代語廷竹名。新學使始拔廷竹附學生，進謁日，學使問孰是南豐湯生，廷竹蹒跚出拜，諸生次，學使顧笑曰：「是爾耶？吾耳爾名甚熟。」廷竹是時年已五十矣。廷竹竟以諸生死，死時年六十八，窮不能斂。南豐人聚金而殯之，朱仕玠曰：「勝國末，江西易堂諸君子，皆有經世志，卒不售而死，人皆惜之。梁布衣份亦易堂高弟子也，廷竹幼從鄉先進遊，接其緒論，儻所謂聞風有立志者歟。困於諸生，以酒自廢，至於輒軻終世，嗚呼，可哀也已。」

廖徵君傳

清魏世倣

徵君姓廖氏名惟志一名安民字覺先先世自甯都黃陂之中壩村遷居興國衣錦鄉之三僚遂世為興國人其遠祖瑞號金精山人以地理名天下自晉郭璞唐楊益而後惟甯都之曾文迪廖金序或貢禮部皆不樂仕進而以地理名其家有恩德於己者藉以為報稱吉凶禍福其應如響君之曾祖竹坡祖荆泉俱以地理顯父岐山少游聞與李公廷機為布衣交預決其必登台輔迨李公入相薦授欽天監博士不就生三子徵君其次也徵君賦性剛直疾惡如仇負氣節重然諾聲若洪鐘狀貌魁梧奇偉遇輒軻而志不少挫折凡經史百家天文地理諸書莫不淹貫不屑屑志舉業弱冠補弟子員試於鄉連不得志於有司應癸亥拔貢甲申乙酉間大學士楊公廷麟兵部侍郎劉公同升聞徵君才名辟軍府顯秩徵書頻下戚友咸相慶徵君慨然曰諸葛武侯之才文信國之

江西通志

三二頁

忠未能挽回天命老母在不敢以身許人也故力辭不就既而母與兄相繼逝庶弟卒於粵兄子應運勤王殉難持荼集蓼皆徵君是任兄弟之子若孫以一身兼父祖之責教誨婚娶無失時田產為之經紀大亂甫定山寇復作營將援勤者剽掠索餉慘酷尤甚徵君乃密陳當事請升切齒九龍營擁衆數萬官兵力疲委官招撫不從曰聞三僚廖某信義士也願得一言為重當事以屬徵君徵君親詣賊營賊遂聽命歸農就伍而數十年之患頓息諸弁乃私計曰大功遂出儒生乎值雲都隘兵疫死乃以廖某劫殺官兵報鎮鎮果急提徵君及次子應組去時太守即公永清守正不阿長子應綸奔府聲冤太守慨然詣鎮白之鎮不得已乃付諸司獄而監司某又受賄枉法嚴刑拷掠應組兩脛碎折詞不少屈會三子應綸上控督撫竟批賴守訊鞫諸弁失措况鎮以美女名馬金帛為請太守堅却不受直判曰事經三年久矣殺人至三十八命多矣而三十八人之父母妻子不投一詞廖某何能而使怨家若

是乎。隨詳請得釋。徵君既重德。太守復雅慕其清介。因請為門下士。太守曰：以君才能，何不出而仕乎？徵君愀然曰：前度臺蘇公念某招撫之勤，屢欲題叙，某辭至再者，恐負楊相君之知也。問及地理，則對曰：此世業也。太守屬修府廨，對曰：從此則吉矣。然則即有移置之事，未幾太守以猶子巡撫江西，果有汾州之調。太守始心服焉。是時諸弁方勦粵都之老虎山，擄掠慘毒，益甚。聞徵君無恙，歸相顧駭愕，又欲中以他禍。有莊姓者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不如釋怨而修好，乃令其黨謂諸難民曰：大軍撤營，爾曹必無唯類。得三條，廖某來，或得保全。難民哀請，徵君力辭，而諸弁之餽問錯於道路。難民乃從徵君至營，諸弁歡迎，呼酒就座，酒酣，楊將指而曰：之曰：曩先生被禍，某某罪也，今為之謝過，合座大笑。徵君力為難民請命，諸弁皆曰：若等計口酬金，少補先生遇難之費。徵君嘆曰：諸公有解網之仁，而某欲為市人之行乎？不可。諸弁驚嘆，出所俘子女悉遣之，所全活二百餘口。於是出廖曾二姓餉帖，折箭誓不

三三

三三

相負。異日勦梅客，諸洞咫尺三條，寸草無犯，其威德入於人者有如此。徵君兄作霖，庶弟公近，父析產時以五之一畀公近，而以其四與作霖。及徵君關撥既定，集親串面授徵君，始知之。與兄跪而力請於父，俾得均分。與邑令沈某善，族叔某辛卯拔貢，產厚田荒里胥壘報廖貢生欠糧，令曰：我素知廖某貢生而欠糧如是，遂通詳之。戚友咸謂宜自辨，徵君不可。惟將本戶完欠，赴上分晰，令乃自知其誤，更以包攬捏詳而通鄉之完欠并徵君發其解釋，幫差諸弊政，督撫特疏糾參，虔撫林公親問，將蠹書郭某等六名發配邑之士民，如出湯火而登衽席，莫不智莊姓楊將而愚沈令者。明嘉靖間，海公瑞令興國，徵君祖菊泉與為方外交，海公別詩曰：此夜慇懃話知己，明朝帆影帶雲流。子孫至今寶之。徵君與太守其猶有乃祖之風乎？時郎公家居，遣人持書幣延徵君入都，徵君欣然就道，曰：吾有以報吾夫子矣。諸子各有試事，不能從。從子應國精堪輿術，從徵君入都，按金精布衣之記，尋取山水得密雲一

穴徵君喜曰葬此初出三品世襲後當開府且有登甲第而司台
衡者遂為郎公葬其先人復命應國尋龍口外至紅羅山應國寫
其山圖返報徵君以再得吉兆頓首稱賀既而應國又出藩王祖
墳圖徵君曰此冰山十年內立見其敗已而果然徵君於是南還
郎公愧無贈徵君曰某年已六十風霜勞苦祇欲求報厚德豈為
利哉未幾而郎公河南方伯之命下徵君大喜曰吾果有以報吾
夫子矣是時三藩構禍草賊竊發徵君集族人為戰守之具令綸
組二子居守攜絢純綵三子為嵩少之遊至甯都而疾作於是謂
諸子曰丈夫立身處世最要血性剛腸若依附取容遂男子而中
惘矣卒於甯都之九卿第明年乙卯郎公復相招發書者惟徵君
諸子而已矣

論曰赤松子黃石公相傳俱精地理術圮上老人所授即是書也
特子房秘不以告人予疑其說誕謾不足信且夫黃石公之裁成
子房為帝者師其學甚正聞廖氏先世術多秘非其子孫不傳然
歷觀徵君行事其信然歟

江西書通志諸葛編

三四頁

吳孝子傳

清甯都魏禧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望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
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
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藥十餘
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
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
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
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
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必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
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
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
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既同寮人相
邀遊者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欲然投身

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十人道士使人買棺
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
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
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
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命
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
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瘧驅瘟咒并請篆孝子叩頭
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
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
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
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
自娛年九十二耳月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
宰涂公國鼎與為同道友進士黃瑞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館
稿紙

昌貢生璩光學皆拜為弟子孝子當國變時辟亂奉寧以病卒諸
生屢愈違家愈違余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違來新城主孝子于吳
長祚余故並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為榮幸焉余建
言孝子生平好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為人解訟關既感神應益
自修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為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嘗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為人祈禱頗不經
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為南豐縣縣貢士
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剖心以食母既剖胃心不可得則叩
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胃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胃間出而
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鄧南溪刺史傳

清南堂湯來賀

先生諱汝相字仲弼別號南溪自幼穎異錄於庠試輒高等中嘉
 甲午鄉試時年廿五即好修自勵事親克孝辛丑丁內艱哀毀踰
 禮士子居父喪過毀幾殞己未授祁陽知縣祁界楚粵之交苦於
 供億南溪嚴出入汰冗費均編夫價以時給領局養於官而民無
 與焉及用夫則視其實役者焉則視其實來者稽驗必明雖權要
 弗徇於是年之編遂足三年之用祁俗富民避差徭以累貧弱
 南溪審編釐正析耆弁之重者輕之於是戶役均而貧富皆得其
 所矣邑有遊惰之姦假兵名以剽掠於江湖南溪察數詳確遂擒
 首惡三人捷之市又緝積偷數人懲以法而盜風息矣有一顯宦
 過祁忿驛人供應簡淡責之而繫於櫺南溪怒遂奪之歸宦雖銜
 恨而持己公廉故弗能脩怨也西粵狼兵以驍悍著凡調發經過

三六

無不釋驢惟至祁則斂跡而行相戒勿犯焉靖江王之弟浪游不
 法流毒楚中南溪曰王不出境載在令甲竟拒之遂去王且謝過
 焉祁邑山深多猛虎南溪燹城隍率眾驅之虎遁去有山西一商
 攜二百金被同行竊去而訟其居停不能辨南溪聽詞察色疑之
 乃親自疾馳搜獲其金而居停之枉始雪貧民鬻子者出俸餘贖
 還之死不葬者與之棺凡有利於民者朝聞而夕布之所行實
 政皆本於誠心故祁民戴德多肖像而祀於其家祁邑素鮮科名
 南溪始至即以興學育才為急勤季試月課拔其尤者俾聯為會
 會必躬詣品題誨誘而豐其館穀故俗皆爭自濯磨隆慶辛未以
 後入毅數才人皆其所造士也又捐俸贖學田二百畝以贍師生
 初學童陳薦能文特拔之待以殊禮聞其寔甚即為之婚娶後薦
 以進士歷江西布政官至大中丞首拔盧奇亦登進士世咸羨其

知人能得士也。是時南溪治行為湖湘循吏之冠。代巡俱首薦之。特舉卓異，擢雲南賓州州守。祁民遮道而留，號聲動地。南溪單騎至賓，甫三月，代巡檄察永昌等州邑。至騰越，會漢彝交關，稱兵殺戮州衛，核其罪，獄具。時軍民惴惴懼株連也，訴於南溪。南溪率職守者詳訊，止斃首惡於杖下，而宥其協從。軍民胥慶曰：吾屬再生矣。乃上官有嫉專擅忌成功者，南溪開之不少，辯即託病辭歸。宦囊蕭然，居鄉二十餘年，惟課耕讀，不問田舍。鄉鄰有患難，必往救之。性不欲造請，而有司咸敬禮之。享年八十，祀祁陽名宦。贊曰：吏治難在有為，若南溪先生，循良卓異，可謂兼之矣。聞先生莅任時，其子名元賓者，在署所行仁政，必亟贊成之。後為連州判官，亦有政聲。世德相承，子孫濟濟，豈無所自而然哉。

三七

萬二溪公傳

清萬二

二溪公諱錫，姓萬氏，南陽游俠里人。祖也，其同懷兄鵬。天啟壬戌進士，累官給事中。疏劾魏忠賢，疏乞免魏體仁，著直聲。致仕。早從，然恭樞，以勤業節義，顯於萬曆。天啟間，事見明史。二溪公生較晚，由崇禎十六年成貢，被瑞州上高教諭。甲申春，署理縣事。微聞賊陷京師，莊烈帝身殉社稷。公集諸生哭臨於明倫堂，因素官紳先世本寓於貴，遂盡傾家財，招集士族，至千餘人。欲為南京福王應援，結營於本族左近。之斷悲寺，寺為宋代南渡播遷駐蹕之所。公就其地而講聖之朝夕，團練。值歲亢旱，百計籌餉，賑告備嘗。而一時士冠時兵，亦遂無敢侵犯。其境者，鄉鄰賴以安堵。乙酉大兵渡江，福王死之。公聞唐王復監國於福州，具疏以聞。丙戌，唐王敗沒，而永歷繼起。公再疏上，亦授兵赴援。疏內稱聞

臣揚廷麟以忠憤而多大畧義快而具謀深智勇兼全才節並著
 之語為臣於前部院臣萬无吉以才優綜理節著艱難義聲共協
 於同人孤志更伸於對敵之言薦臣於後臣爰得校分職督師四
 載假寐不遑云云又謂嘗與大兵過於浦城幾次血戰頗雷月所
 授何職則疏內未詳查閱籌謀亦未之反惟家藏遺像一幅則仍
 用明服烏紗束袍雙眸炯炯而已厥後江省金王亂公何與聯絡
 旋為大清貝勒兵分隊擊敗而士卒遂散嚴加追捕公固未難變
 乃改作道士裝雲蓬不知所之此皆垣得措故老傳聞者也奏疏
 三篇見於裔孫某鈔錄私本因頗有乖謬語且字句訛脫亦多
 不全叙其公之志則可悲矣迄今斷慈寺故址四圍水潦土壘猶
 存寺前有羅漢松一株樹身糾結凝繞而上如蛟索然純異草木
 園均合地高丈餘凡有樵採其枝披者輒腹痛昏眩履履不爽過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客憚之相傳其下舊像汲井公文敗後取所剩兵器殉其中復以
 土而植此松焉閱二百餘年木嘗致柯易葉想亦精誠之氣鬱積
 於內故顯茲靈吳歎所惜者郡縣志俱僅列公名於譜頁卷中而
 於一切事蹟則大載查一二野史亦擬闕如不解何故因思明季
 吾江右感懷舊君岳喬姓臂者原不乏人或因舉事未久遂就璞
 滅勞績弗彰至於莫有後圖未即身殉則雖稍有勞績尤不免傳
 聞吳辭故紀野史者亦姑遺之而甚故舊及其子孫縱能道其詳
 又因多所忌諱不敢登諸志乘載諸宗譜迨數傳後愈無憑信有
 諱及者則惟曰某某嘗於某明時逞其狂悖致家論兵而已不復
 可悉耶今刻江人事傳告成垣不忍公之湮沒非傳也特繼述而
 附入之冀後來載筆者更採及焉錄江人事

孝服熊先生傳

請李振裕

孝服先生姓熊氏諱迎龍字麟長別號仰之其先河南人宋建炎
 中有親察使仔始自開封家新昌高祖仁臣邑學生祖汝會父北
 夫邑學生生三子次進龍歲貢生次逐龍邑增生先生其長也先
 生自幼以孝聞為兒時父母有疾不食先生亦哭不食鄰母遺果
 餌輒持歸奉母累歲異之順治五年逆璽全聲桓叛賊兵剽掠四
 出色人倉皇奔避先生家城中將昇父母以行父曰吾年老行將
 安之且吾為諸生為賊陳說大義或可免一邑茶毒乎先生曰此
 輩狼子野心大人欲以口舌爭毋乃自罹陷穽涕泣懇請卒不聽
 先生乃謂家人曰事急矣若等亟奉母行吾獨侍大人側賊至
 父整衣冠危坐中堂具說逆順禍福賊瞋視刃指怒曰腐儒喋喋
 辱乃公不殺汝不止先生痛哭以身翼蔽曰吾父昏髦無知甯殺
 我甯殺我賊乃舍父刃先生又剗其左右石目目睛突出血淋漓即
 斃已坑恸見邑先達吳莊介公飲一茶比一日夜氣絕復蘇嘗是

江西南通志館稿紙

三頁

時見者咸涕指其所創曰此孝服也自是邑稱為孝服先生云
 先生年十八補邑學生試輒高等旋食餼學問深沈淵博著有春
 秋解周易解及桂園文集其為制藝敏捷如宿構一日可數十首
 授徒邑中師範秩然與人交和易不立畛域褻躬正直人服其教
 族里有事必請就正曰吾得孝服先生言為斷也性友愛與季弟
 分田自取其齊而賦重者暇日詩酒雅容怡怡無間時人歎羨有
 三龍之稱尤是知人鑑遇人常以一字褒貶定其終身初先生到
 目雖幸平復目雖猶隱隱作痛登親喪哀毀不勝春秋祭祀思念
 父母每淚下竟日或劫其自慎卒不為損後竟以刀瘕疾作卒子
 及長之震積學高隱孫夢求己卯科舉人贊曰先生之創目痛矣
 然猶生以衡氣誠甘之焉非夫至情至性鬱結於中能如是哉先
 生自言當昏絕時阮忍見吳莊介公來相活莊介公故都給事諱
 甘來甲申三月都城殉難者也嗚呼忠臣孝子理有二手哉一氣
 之相感不啻呼吸經所謂通於神明觀此又益信矣

贈太常寺少卿彭公傳子端吾

清季 破

彭公諱好古字子述廬陵人徙河南夏邑父舉人諱中美有儒行
 母劉氏生公時云有異兆弱冠舉嘉靖丁酉鄉試十試於禮部不
 售就縣職得直隸新城理極衝如無事刻苦自勵時有欲行元人
 水田之議者檄下新城白溝河水利可用公為書白上官言奪民
 桑棗木忝成利莫稅柵未必然之獲不可一春分浴種需水而白
 溝水始泮入秋未收柵而九河下流倒柵且無遺種不可二農器
 水陸異用農事南北異習養農師易農具多費困民不可三事乃
 中止至穆廟時興水利三輔駭然民益思公功新城與興州屯地
 牙錯民地占籍頗贏奸民以欺隱持小民請清丈公力持不可謂
 丈量事煩擾增課無幾而重困吾民且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
 大吏黷之後江陵張公居正大括民田朋家作仇新城父老嘵歎
 謂向匪彭公此令不待今日矣新城有為緹帥者善大學士徐公
 階屬所知諷公曰由我通相公可立踏臺省公謝曰吾聞相公賢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頁

若由審以進必以為不肯矣府推官侯則素貪冒行縣時公不具
 例金因短公於巡撫張公張襄陽人公姍姍有分巡襄陽者張方
 為舉人以事相迂因遷怒公又入推官譴遂調公新安簡縣新城
 民千餘人赴吏部乞留尚書楊公博曰令果賢耶調則難為令留
 則難為巡撫遂改令陝西同官古役棚地邊餉所道田瘠而
 役煩士習苦窳公日勤農桑課經義教養並修漆沮水壩城築其
 岍得之天市陳墟村為陶冶所盜哨聚其間公勤築小堡嚴更堞
 盜因以息石州之亂三秦震動縣有金鎖關為西安咽喉地公察
 其西南高山築齊陽寨與關為犄角屹然天險俄獲一謀者軍門
 訊之云石洲虜使偵道欲由延安趨長安今已知險難越無憂也
 同官以漆沮既同得名山高水駛田不可稽耀州富平欲鑿山通
 漆沮灌田其邑人吏部尚書孫公丕揚王之公抗言勞已民以和
 鄰非智同官固不為用人力以利己非仁耀富平獨安乎孫公無
 以奪第曰令強項強項已而直隸巡撫張公移節撫陝西同列危

之公笑曰吾盡吾職已耳既至果檄公察平涼延安寧昌鳳翔四府兵馬錢糧意以困公公夏出冬歸歷三千餘里登對款件無毫髮舛迂張公大才之悔向時不能知公然公尋得疾遂不起檢索止俸銀四兩士民盡傷共伐木為棺同僚賻助始得歸葬而巡撫賻尤厚公清勁屹然特立遇事徑行務利民不苟悅上官卒能使伎者悔心非所謂誠能動物者耶子八人端吾尤知名以其官贈公太常寺少卿

端吾字元莊少而卓犖願身玉立音吐如洪鍾萬歷乙酉鄉試魁其經學及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丁未考選山西道御史時朝臣各立門戶公疏數十上力掎權貴破依附之習著破黨論極言其害為黨者患之戊申出巡鹽兩淮淮課半天下而鹽政日壞邊商內商與水商相為灌輸水商困則二商皆困司課者法令苛密賸削水商盤橐不能支往往徙業去公至布寬政勞來撫卹之禁剪單緒掣諸弊四單齊發掣無時視上江鹽值低昂為緩急緝販

一三

頁

窮清奸僧擇賢吏司掣商因大魁富安有河東中分三團為離運要路久淤窒運公親相度奏請濬治又建二閘使淮泗不下洩遂為永利江都有漢儒董公祠闢而新之課士其中比報命課倍萬額而囊不私一錢人稱為水御史云尋改按漕是春水涸滯艘四千餘又漕臣謝事去公乘單舸晝夜馳督無遺策運道始通小灘以部員監兌無益而滋擾特奏罷之事竣奉命巡四川建南保壘方犯順邊報旁午公偵得保情非大創不可奏請以吳公用先為巡撫劉公紱為帥必平保神宗方倦勤疏多留中獨公奏輒報可已復為劉公畫策擊重慶山路進兵時咸謂非便卒平保改設流官事具公所為平保全書後川南奢氏亂諸路惟重慶一綫通尤賴其濟乃益服公方略公在川執法不避勢要依藩王為大慙者捕得即杖殺之是時廬陵彭給事芹生與公並以伉直著人稱二彭以比漢二鮑然終為忌者所中外補參議道未幾入謫籍公怡然以歸光宗即位起用言事諸臣補公行人司副旋遷光祿寺丞

晉少卿公方圖報効，綜出入，覈浮費，不苟為依隨，改太常寺少卿，祀祝步趨唯謹。陞右通政，同僚皆後進，獨公巖然老成，咸奉為典型焉。熹宗在位，逆璫魏忠賢擅命，朝士必出其門。頗重公，使私人致辭上公，欲一識公面。公謝曰：「不佞居官三十年，守身若處子，豈少而守節，老乃呈身耶？」璫大恨。天啟五年，崔呈秀為逆黨，畫策令京堂官自陳，欲盡去善類。公即具疏乞休，閣議留公。璫恚曰：「此人面目何狀，我不識，何留為？」遂勒令致仕。既歸，聞緹騎四出，楊左諸君子皆下獄，憤鬱致疾。年七十，竟卒。所著嵩螺山人集若干卷，嵩螺其別號也。又有蘭臺奏議、鹽漕兩志、按蜀紀、保家規、愛日齋語錄及平探全書，並藏於家。

董觀察別傳

清 郁鼎鐘

公諱榕，字念青，號漁庵，直隸豐潤人。以選拔貢生，令夏邑，遷九江郡守。擢任分巡，吉南、贛甯道。讀書立政，務實不華。嘗輯周子全書及洛學編、聖學入門諸書，遠近傳之。明建文時殉節，駙馬都尉梅殷，夏邑人也。公為令，日請祀鄉賢，議格不行。稿存所著恒巖集。其表微闡幽，類如此。在贛多實政，具郡志。乾隆二十五年，奉母喪，過膝王閣下，墮水卒。論曰：自湯文正公去贛後，八十餘年而董公繼其任，湯與陸清獻齊名，以理學後先崇祀。董亦溯源洛學，著有成書，在贛禁風俗八事，輯從政體仁錄，皆非苟於言者。嚮使天假之年，充其所學，蓋亦儒臣之選也。而猝以溺死，惜哉！予寓甌園，時求豐台遺跡，廢矣。及讀秦和姚侍郎頤輓詩，為之三太息云。

楊忠節傳

清彭士望

楊廷麟字伯祥一字機部晚自稱兼山清江人年十四為諸生不為邑人所知惟祝給事擢祖奇其文恩選貢士庚午舉南監鄉試辛未進士第二人及殿試大瑞曹化瀉揚言上屬意第二人麟絕不與通遂抑置二甲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與黃道周交最善以學行相砥冊封蜀却藩王萬金餽充經筵說書隨事規正上有忠厚正直之臣之諭曹瑞遇班行欲為禮廷麟輒趨去益大忤俄樞輔楊嗣昌奪情道周直諫上頻怒終惜其清操諭之出廷麟繼疏得嚴旨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命監蜀輔劉宇亮軍宇亮稍交折之麟不為下又與西督孫毓廷忤宇亮既入改麟贊畫隨宣督盧象昇出關外象昇深相推重麟差幹他出象與敵戰敗死麟還購其屍為親洗頸血與棺候命奏上將以同敗脫逃中麟危法麟出文書月日乃得薄罰調外用回籍需次先是道周以諫忤謫江西藩幕江撫解學龍疏薦道周上大震怒並削職遣緹騎逮至京廷

江一也

四三

杖下詔獄太學生涂仲吉疏救激切杖百下獄究主使并逮廷麟暨海內知名士十數人麟慨然就道時周延儒再相以微言解免道周等俱得戍道過廷麟賦詩為別麟抵京乃赴部獄得旨放還廷儒故主辛未會試欲引麟復翰林屬所知諭意麟曰進退必宜以道被罪人乃得官天下其謂我何世有肆筵召客而束縛以來者乎一夕出次蘆溝橋朝士始聞其去比歸里聲望震天下時中原寇熾麟留意人材雖筦庫盜賊方術亦虛已禮之癸未獻賊偏師入吉安麟集紳士議死守抗賊罕有應者麟與一二門生居城中賊尋解去甲申麟移居會城五月聞國變與吉水劉同升等哭臨澆臺祠南都新立陞麟左中允左庶子麟不赴官而江輔姜曰廣為麟鄉試座師為馬士英所持為飛語中麟死親弄留連省會以遙應其師曰廣不附策立之局並連同升及麟友彭士望等禍且不測士望促麟罷兵歸臨江麟遂自署兼山蓋意兼文謝兩山以死自決矣乙酉五月南都陷大清兵入南昌廷麟棄妻子隻身

入贛州。趙輔撫李永茂起兵。六月，同升亦至，相與痛哭，為戰守備。七月，疏賀天興，詔晉廷麟東閣大學士、禮部左侍郎、同江廣勦撫。事永茂同升各進官有差。八月，大清兵趨萬安界，遣檄招降麟。為永畫策，命標帥徐必達率粵將陳課童以振吳玉簡等兵五千人，持之相及於龍泉。必達親督陣，士殊死戰，遂復吉安。諸將中法氣驕揚，帆次贛州，要求封爵，語不遜。永茂駭怒，莫能制。時廷麟強起士望山中，甫及贛，知為必達舊交，語永茂堅請重入，必達軍中調和諸將，諸將始復還吉安。營梅林，扼江為守，與敵戰，輒勝。吉舊帥胡長蔭始得坐鎮郡城，夾江防截。冬十月，廷麟上諸將功，編加陞賞，並進麟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少傅、兵部尚書，便宜行事，賜尚方劍。召詣行在，面對再疏懇辭，不允。丙戌正月，以萬元吉為贛督，兵部尚書元吉至吉安，奉命廷麟入直，專辦楚江事。先是，元吉以謫遷為嗣昌督，畫攻嗣昌者，遂目元吉為黨。又道周詣戌，元吉往晤，語不合，道周晨駕去。元吉亦深銜之。麟亦與元吉互相詬訕。元吉

將至，麟先戒幕屬，令議復同仇，決不敢以宿憾償公事。及見相持泣拜，甚歡，以故士氣百倍。是月，御史陳蓋督滇兵三千至，器仗紀律精銳，無比。麟聞之，喜與蓋深相結。其渠帥屢以破敵而粵兵久留，思歸，忌滇兵功，欲私鬪麟，移滇兵屯隔岸，知粵俗信鬼，以拜水為重誓，與蓋並舟中流，冠帶威服，為文誓水神，兩軍數萬人夾岸跪聽。麟再拜讀誓詞，旨峻烈，兩軍皆投戈大呼稽首。江水為沸，自是更相救，如左右手。大清兵思一戰，決去。方晨，以生力兵衝吳玉簡營，兵方飯，大清兵拔柵繞進營，大亂，必達聯營呼救，倉猝不支。遂登舟自發，大銃不中，乃大呼赴江。從者救登舟，刻許復自沈也。陳童諸營一時大譟，殊死戰。傍午，滇兵歸自安福，由神崗山繞出敵背，偃旗截殺，敵駭顧曰：「滇兵至矣。」遂奔潰。吉之守也。滇粵兵隔江列營，扼入贛孔道。長蔭擁重兵城守，犄角並援，敵每不得爭上。游窺吉，長蔭故東海侯裔，募兵多，餉不能給，間鬻富人官足軍食。且不善事督府，元吉薄責之。蔭大憤辭去。元吉移鎮入城，滇粵兵

不滿二萬人不可分城守益弱麟元吉議以步騎夾岸搜剿中流
用巨筏載大礮直搗南昌遂移前軍次吉水麟元吉尚留郡城大
清兵果趨城下乘虛躡我麟疾掉小艇乘漲下吉水追前軍還時
南風勁麟泣拜反風諸軍飽帆兼步騎一日抵郡與戰敗之諸將
益驕易視敵樹柵堅守將以逸待勞三月麟復移鎮贛南盡以西
事付元吉俄而永豐陷滇帥復恃功以督府節制過嚴多齟齬軍
氣益老與大清兵戰不勝元吉登陴堅守四月戰屢敗遂陷吉安
元吉退保贛州先乙酉秋益國永甯王招撫粵寇閩總蕭陞等數
萬人轉戰湖東屢挫敵追至進賢屯撫州俟西師乘勝併力取南
昌威名頗盛朝議疑之或欲并取永甯以獻故東兵孤立無後繼
大清兵乘間攻陷撫州永甯被執大清將王得仁再陷建昌麟東
顧且慮敵從南路夾攻窺贛顧西師新敗無可用而粵寇前四營
衆數萬蹂躪旁邑肆屠掠悍關無禦者舊兵科給事曾應遠建議
招撫麟亟稱善命應遠次男傅燦與副將劉天駟分入四營招撫

四五

之疏薦應遠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理衆師傅燦為職
方司生事監其軍薦擢漳南道劉廣允為江撫以士望調和諸將
下吉安功久不報並薦分安湖東道監軍以監紀推官楊文琦等
接運東餉薦都督張琮桂先鋒將軍印制可勅四營為龍武新營
授文武及新營領佐官各有差麟鼓勵新附趨甯都專事東方行
有日矣五月大清兵攻贛急麟召諸將議曰贛為閩粵門戶贛失
則大事危矣遂率新營及琮等水陸返援贛戰於隔江琮先出斬
殺數人新營繼進大清兵分騎橫截矢發如雨新營兵每裸袒入
陣死者甚衆遂奔潰獨琮率死士力戰得免廣允被執傅燦擁親
隨數千人誓死扼茅店不去新營潰兵稍合麟招集散亡僅能成
軍七月移甯都為贛聲援將整衆復進而近甯百里內外新營縱
掠淫殺竟不可制麟恨懣以計散之令還粵僅率所部數百人入
贛城為死守計元吉亦苦諸將兵驕悍戰既不勝而粵兵飽掠如
新營因與麟以大義鼓勵居人令結義勇編杜甲人自為戰每開

關踴躍奮進，殺敵甚多。久之，雖婦人孺子，磨礱制挺，赴關。麟元吉令諸文武分地乘城，督兵絕城出入，更番戰守，堅持援師。事聞，特勅獎勵，賜郡名忠誠，旌其義。九月，元吉趨職方，六吉調狼兵數萬，將次南安，聞水師羅亞夫敗，一夕潰去。滇粵兵亦漸解散，城乏食。兵科給事楊文薦、吏部員外郎龔芬並入，同效死。是月，聞汀變，城中震駭，外搜無一人至者，守陴皆飢困。冬十月四日，大清兵自南門入，城陷。廷麟戎服帶刀，從一僕行至清水塘，僕登樹望敵騎，且至，急報麟。麟騰入塘內，積屍平池，因奮擠羣屍間，至水漸深，展轉數刻而絕。元吉亦別赴水死。三日，宗麟屍得之塘中，面如生，握拳張髯，氣凜凜不可犯。因設位合祭，藁葬南門外。一時同麟死者，麟族弟廷鴻、翰林院編修兼兵科給事萬發祥、太僕少卿嶺北道彭期生、御史姚奇允、主事黎遂球、周建黃、肇基、錢謙亨、曾嗣宗、進士符遒、中顛縣令林全春、監紀楊文琦、黃尚寶、王其崧、王其隆、符述中、顛紳盧觀象、月世光、劉曰倫、標將陳烈、楊第四死尤烈，罵不絕

四六

口寸磔之，文薦被執至南昌，不屈，嘔血死。執署總兵劉天駟戮於南昌。戊子，事聞，行在贈廷麟新淦伯少傅，諡文正。麟無守顛責，初與元吉交惡，卒同死，天下稱之。必曰：楊萬麟先在吉安，寄諭其鄉故人門生鄒瑄、鄧岳壽、黃尚寶等起義，廬嶺為內應，兵敗殺嶺下數千人，始事俱亡。破家以故，麟妻子不能安其鄉，族弟廷鴻為周旋護詣，行在麟元夫人早卒，繼妻朱博學能文，有幹識。麟初糾嗣昌，請邊塞，及以道周予被逮，最後趨顛起兵。朱咸以大義勗成，俾勿返顧，至是病卒汀州。麟一慟絕口，不復言。汀破，次子璿僅七齡，僕楊學魁城出之，負奔數百里，以寄其門人彭錕家。庚寅，甯都城破，錕殉難，璿為兵掠，士望傾囊贖之，居四年，以他難歸。其孤於臨江娶少詹安福、周鼎瀚，女所著文稿盡散失，僅存兼山詩集十卷。錢畢藏門人金士聲家，士聲葉諸生，足不及城市，亦義士。

黃貞母傳

清林元英

貞母姓熊氏，上高山波人，有桓少君之德，而貌不黜，許配田心黃廷龍。廷龍美少年，意氣豪宕，嘗自謂娶妻當得陰麗華者，微聞母不美，心甚不悅，而木之信，及軒車至門，舉簾視之，果如人言，遂腰纏白金，鞭馬長逝。其家使人踪跡之，迺運至廣西，廷龍已娶妻生子，寄謝其父母曰：兒已倚籍為別遷祖矣。家有二兄，可奉父母終身守墳墓。熊氏女聽其去，留可也，竟不歸。母合盞之禮，未成。青年之身，菲托而惟貞，惟靜，謹事舅姑，無二志。間歸母家，有以再醮諷之者，時方飲，擲杯於地曰：此厄若完，吾當再適。言者悚然而止。撫仲兄廷鸞之，三子朝中為嗣，終身不茹葷血，不服新衣，享年七十有四，以無疾終。孫大人，長名確，中嘉靖丙午鄉試，官福建汀州府武平縣知縣，以祖母貞節上聞，奉旨旌表如例。并瀛子曰：婦人夫死而不再醮者，稱節婦。女子未嫁而為夫守者，稱貞女。若母則身已歸而如未嫁，夫未死而如已死，節婦貞女，兩不足以盡之前。

省通志館稿紙

四頁

史亦無可比例，特書曰：貞母志剛也。田心黃在縣治西南七十餘里，聚族千餘家，而奉貞母之祀者十居其八。支下文武衣冠，亦數十人，母之澤遠矣。當時享庸庸之福，偕年閨房，生同夢而死同穴者，何限。今俱響寂煙銷，子孫亦凌替幾盡，而母獨咨嗟人口，森森六房益大，且蕃天之報施，貞潔何嘗爽哉。至如廷龍之行，似不軌於正，然知好色則慕少艾人之常情，且當時倉卒遠行，實不知其有德，使知之，吾知廷龍亦必不若是忍也。母生於有明宏治庚戌，歿於嘉靖癸亥，今三百餘年矣。縣志所載不詳，母之貞幾若滅沒，而其裔孫名昕者，為予縣試所首拔士，乃能具狀請傳以章之，亦賢子孫哉。

謝孝子傳

清武寧 盛 謨

南豐謝秋水以理學傳其家而從子德健曾孫身耘以孝聞德健
 字子強少受學於秋水聞古人篤行則瞿然興父漱竹為秋水弟
 性豪邁喜遊入蜀十餘年不歸子強日夕痛戚有議婚者曰吾有
 父不得侍何婚焉遂涕泣請命於秋水竟往蜀而漱竹已至打箭
 爐有室生子矣及相見父子抱大哭留數歲漱竹又遊交趾久之
 相傳已死當是時逆賊吳三桂反烽戍戒嚴水陸梗絕子強獨身
 荆莽間道重趼藍縷饑渴瀕死者數矣乃卒達交趾踪之不可得
 日行野塚間號哭哭七日夜不絕有逆旅鄰老聞哭聲指其處遂
 得負骸以歸程山諸君子為詩文以紀之身耘號植菴讀書力行
 平居同父母所欲父充之為秋水孫好流覽山川與賓客飲酒歌
 詩連日夜每佳辰則請所之執榼筋盞以待酒後興闌老人倚杖

四八

而歌聲琅琅出金石四座油然植菴屏息待喜不能言已而目瞶
 眩藥勿已欲賦詩輒命人書植菴怒然曰父老矣目衰何以自娛
 乃鷄鳴起以舌舐之反液滋其目凡二十日目乃大明比卒痛哭
 不輟凡數歲葬於天馬山山高數百仞路蛇盤鳥戩壯夫惴惴不
 可上植菴年六十餘攀度上下且行且泣凡五日不少衰南豐人
 皆稱之曰白頭孝子也論曰儒者言性命自南宋以來其書浩渺
 滋蔓後先相襲謂之理學於是天下別有其名謨嘗與植菴子鳴
 謙論學以五達道為奉人之性命寓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而後人欲以不可得聞者聞之其賢於聖人與嗚呼如秋
 水者真理學矣

烈婦田氏記

清申毓來

烈婦田氏者閩巷中貧女里民蕭崇先之妻也守貧力穡俯仰不
 給無怨詈聲生子一女一甫離襁褓無何崇先中道而歿田氏環
 顧二稚牽衣而泣不忍遽死者欲撫此孤幼以延蕭氏一綫耳奈
 歲不登勢難存活就食於夫之同母弟而叔欲強奪嫂志毅然不
 從又以姑命臨之迫使去而甘心焉氏仰天泣曰我若改節是負
 夫也若守志是違姑也且更難自給死於餓與死於義孰孰重
 曷若先死以報吾夫於泉下乎康熙戊子三月二十一日夜將半
 乃拜辭夫靈潛携弱子稚女赴河濱以備殉焉郡侯陳公奕禧將
 為立碑建亭會公歿不果嗟乎氏死之日方二十五齡耳以里巷
 貧女素未經史而舍生取義若此雖鬚眉丈夫猶或難之有云從
 亡之婦例不賜旌以其輕於戕生也然推氏當日守節之志甚堅
 向使其姑與叔稍識大義不驅而奪之俾全其誓死靡他之志得
 以撫藐孤以終天則孀母之節完而蕭氏之宗祧不斬矣此其情

江而會館稿紙

四九

可憫而其志又可共白也余忝蒞茲土方欲振勵風化而忍令其
 湮沒不彰乎因撮其烈蹟付之貞珉建亭於墓用以垂後焉嗚呼
 若田氏者亦庶幾不死矣

洋和尚南豐人，姓曾氏，遂甫，其字也。禿而眼碧，以別號顯。火為亂兵所掠，歷西北諸徼外，習知兵。暮年脫歸，憩瑤浦樟樹下，曰：是余兒時嬉遊處。里中高年者悉指其宗支，遂止焉。康熙甲寅歲，三藩構逆，吾豐與閩接壤，為耿逆出入之所。瑤浦人因築磐石砦為桃源地，當是時，習於昇平，戰守具皆不知所用。又寄居多客戶，惶惶不一。洋和尚慨然曰：若眾能受約束，否則難以圖存。眾知其老於戎事，咸請聽命。洋和尚乃首為部署，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強不許凌弱，眾不許暴寡，推豪杰者為盟主。某巡某守，護號令嚴，出入巡者受一字令，不能應則以奸究執，人不敢夜行。懷二心者乃戮，耿逆偽總兵李懋珠者以三萬人犯南豐，屯埤源，往來磐石下。洋和尚曰：騎者渠魁也，殲之可以靖一方。發一礮，幾斃之。翼日，懋珠率其

五

眾向磐石，先是磐石始築，器械未備。洋和尚使截松木數十段，塗以煙煤，纏以絲繒，導鼓吹昇行山脊，位置樓間。賊黨窺之，皆咋舌。驚若中礮之多也。既而攻圍，建白旂而大譁。四山林木風聲振動。洋和尚曰：此為白虎陳，虎得豕而驚，使宰牲於闕上以厭之。遂退。又一日，賊黨張兩翼，呀呀作聲，旗幟皆黑，如烏雲之驟起。白晝晦冥，洋和尚曰：是鴉陣也。鳴空礮數十聲，發一大將軍礮，擊其左翼，乃寂然。大將軍礮中之最鉅者，時賊鋒銳甚，礮彈大如秤錘，一彈毀數牆，落人窟間，破釜還入，堅土數寸。洋和尚曰：蕞爾城且孤露，曷克當此。乃收諸農家獲稻，俗所謂格者，實以土層而累焉。列闕之外，如重城側立，而疎其行為礮，內可出而外不可入。懋珠計無所逞，窘甚，益怒，驅敢死者戴門扇於首，同聲大語曰：大砲不疼，小砲不死，四面蜂擁蟻附而前。洋和尚戒守者無動，既攀援，距闕門

不遠以斧斷竹索，搗木滾石，一時齊發，雷轟山谷，當之輒齧粉。二
三生逃者，皆手足破裂，自是乃不敢徑逼砦門。但砦中水泉苦不
給，伺夜黑，汲山下澗，賊且逼澗立營壘，砦中人渴甚，屯砦後者有
偽中軍利國用，不如筆號，利齋賊，洋和尚，怒其為人，出儒家而好
雅交，使文士與通書札，吾為爾北門鎖鑰也，若中人乃得三息拒山前。唱以重幣，利說甚，乃稍稍縱砦中人取水，
且笑謂曰：第謹其前，無迴顧慮。是時旁砦如蓮花，如杏碑，胡密
蜂所為，犄角唇齒依者，舉不敢發一矢。賊亦僅與砦石角，謂大砦
下諸砦無不下，攻益急，大礮小礮如熱釜中麻粒，連數日夜不絕
聲，男婦童叟聚泣，恐不能免，多以財物綉緞禪裾間，冀下山生逃
萬一。洋和尚一人不能阻，乃謀請援軍，使者老紹賊以受降約，日
為犒，縛猪，復縱之。滿山叫竄，不可得宰，遂緩一日。攻擊夜束，繩
人下象，嶢嶢壁立百仞，賊不知守，繩下者走郡城，叩提督許公

五一

貞軍門請兵，先是提標一守備，一十總，哨南豐，冒入賊壘，賊尾之
急，近砦石圍數重，洋和尚鳴數礮為聲援，趨砦中，健兒下山繫而
脫之，是役也。許公以砦石有功於軍，發步騎，一日夜達境上，賊以
砦石且降，息而歡飲，騎兵入，呵石猶不知，矢鋒遠及，錯愕鳥獸散。
墜山崖，叢菁間死者無算，器械皆為吾里人所得，遂號千砲會，嘗
佐官軍平羊石砦者是也。懋珠自是敗遁入閩，諸偽帥皆斂跡，迨
三藩殄滅，洋和尚仍歸老於瑤浦，或勸之娶，不可以年八十有奇，
無疾而終。邑侯鄭欽臨吊其家，葬之日，白衣冠送者盈山谷，皆避
兵時賴以保全者也。里人肖其像於砦石城樓，像朽易以主，歲一
祀之，至今不輟。

姜處士傳

清鄭日奎

處士姓姜名辛太公望苗裔也望以佐武功封於齊子孫遂散居諸郡或居高良或居西蜀惟居蜀者得稱子牙從其朔也處士祖若父世尚隱德與農圃家為伍不樂仕進故無顯者周之季也處士始出時魯人孔子大聖人也名聞諸侯所從遊者盡列國賢士而獨深重處士每食必在坐後孔子道既不行聞韶於齊厄於陳蔡時諸膏梁子弟多散逸惟處士嘗侍左右不去以是名滿天下人爭延致之其所流寓多在邱園中食烟吸露於世味泊如也根器深靜而風度則濯秀可愛好衣青羽衣每臨風嘯詠翩然秩然如神仙中人識者每望而得之然性剛介寡合恥以甘腴取容悅又口刺刺人是非不少假借人受之輒口螫或面發頰或涕淚交下汗浹背者亦不之顧既而風味淡洽覺有通神明去邪穢力反歎服然亦坐是見疎或有大烹之享強邀致者輒恚曰吾奈何柔厥性而與肉食者狎乎惟故長桑君術人以疾患來告則無不往

江西南省通志卷之四

五二

頁

既至為決嫌疑定可否授以服餌之法苟得濟雖解衣刺血剔膚割股所不惜也其切於救人如此與西川椒氏小山桂氏諸子氣味雅相得嘗謂二子曰世之季矣習為甘旨媚人實投以配毒耳尤可效乎吾儕其母為脂韋易吾素以是晚節皆益勵人或合稱之曰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云處士既卒其族類蕃衍甚遂徧大江南北間然皆有處士風

敬元傳

清

鄭日奎

敬元字皎若西域古里人也其先本石氏裔皆山澤癯無知名者元生有奇質中通外朗有鑒物才然抱璞韜光世莫能識國有良工擬於山一見歎異與訂交延歸其家煅煉磨琢之遂成令器由是名顯當時字氏之初立國也勵精圖治簡明斥幽六府肅清四大寧謐蘭臺分司御史者五官之長也職專監察任最重上難其選聞國人靈鑒賢擢任之鑒雅稱職研幾綜微靡不審覈已而上老倦法紀漸弛鑒亦荒惑衡量事物多爽越不稱旨上召讓之鑒惶恐謝曰臣以庸材叨承恩遇敢忘報効有覘面目然臣自受事以來仰占俯察旁燭遐稽佐覽章疏檢點文字辨明而起兩夜不息積此勞瘁亦以有年加以五色雜組輝煌炫爛酬酢紛紜不可謝絕紛華外鑠精慮內捐馴至昏昧罪實當誅然臣年已耄智力漸衰而憂責深鉅不克勝任臣伏見西域處士敬元者形神清瑯鑒識淵朗雖質非元穎而才類紫珍玉瑩冰輝力通幽隱若得微

志館稿紙

五三

頁

至相助戮力左右以上廣維離之照下宏羣倫之鑒非徒塞責裨益良多上納之勅虎膺將軍具安車厚幣往聘元元遂至上喜動眉宇舉手加額曰朕一見卿雙眸炯然起予多矣昔軒轅四目六相克和虞帝重瞳百揆時叙卿其輔朕追齊比烈身雖在外尚益心於王室殫厥聰睿俾朕見所不見用副朕意元再拜頓首曰臣敢不竭徑寸之明以圖報稱拜蘭臺校書郎復勅中書省惟章奏文書諸重務乃付鑒啟元同檢閱餘事仍專屬鑒毋相關白以示優異元既受命佐鑒與鑒雅相得每視鑒必推元居前元亦自任無所隱雖在肩睫閉必窮其思致遐搜幽討故微者著伏者見莫能遁者累進蘭臺長史尚書令封益明侯食邑二千戶久之絳宮給事中通命氏上疏曰臣聞帝王制治必有本首本之末靖末於何有本必中憲而後幹結人必體冠而後疾作理有固然不可誣也屬者蘭臺監察御史臣鑒以不職被責乃薦引處士相助為理雖見微效效止此矣鑒之昏惰豈無救藥臣謂國法黜幽鑒可誅

矣而原其致此竊以三彭氏尤宜首戮臣謹案彭瑀彭質彭矯三子者本黎邱小人非我族類魑魅其行鬼域其心過沐恩私托處肺腑操弄國柄威福自擅清亂宮府凌制五官而珺好貨質好味矯好聲色一切授指於鑿俾相蒐采以饜其欲鑿為親臣職司監察不行糾正反事迎合廢公營私假權劫眾或睚眦報怨或盼睐示惠順己者引進逆己者排斥勞擾中外惟欲是逞以至府藏虛耗蟲賊竊發血氣之屬靡不洶洶皆緣三彭氏與援於內黨護其惡故宸聰壅蔽無敢言者時事日壞竊所寒心臣惟陛下今日急務宜速正三彭氏之辜肆詣市朝以絕禍本下鑿廷尉付金匱氏雜治之治其家蔽之罪予以自新之條庶國法以明人心知警然後清心寡欲息事寧神法黃帝清靜之治守大禹荒亡之誠則主極清明萬物作覩端本制末道不踰斯否則內患不除外患且至雖百敬元亦何濟哉臣職司出納為王喉舌義同存亡情難緘默謹昧死以聞上覽奏大省悟即日召六甲中尉庚申君入咨以三

一二

五

三

彭之惡語至夜半悉得實大怒坐待旦收三彭氏族誅之并夷其黨鑿懼詣闕伏斧自請下吏簿對上特原之詔諭內外凡三彭氏所行執政悉罷除之由是六府肅然莫不正已率屬務為廉潔以供厥職上益修元德崇尚清淨屏嗜慾之奉蠲遊畋之役嘉興海內休息未幾國大治時鑿以政事清簡蘭臺諸府務皆自總理之亦無廢而元多就開乃歎曰日月出矣燭火不息可乎遂上章乞罷報可詔以原官致政給驛傳歸久之以壽終太史公曰殆矣哉字氏之為國也內荒矣求之外本撥矣責之末不亦謬乎向非通命氏一言相悟幾何不底於亡也敬元才具雖微薄然輔暗贊明粗亦有效至其用則行舍則藏殆卓然有古賢者風矣

縣境	北者	急可	遣之	日此	收民	城堞	興寧	補湘	自大	唐君	唐君
君立	城上	倚特	行於	此數	稅萬	間夜	永興	湘潭	大即	逢辰	君
扼石	窺湖	有意	於是	十人	數千	輒炬	信近	縣丞	習吏	號	頭
潭馬	南以	嚮用	湖南	食城	金方	火發	未陽	升補	事隨	蘋洲	洲
托使	水陸	之矣	巡撫	中見	道解	破賊	城居	未陽	父任	江西	先生
賊不	各軍	明年	以君	糧無	有城	偵至	民徒	縣知	析疑	萬載	傳
得西	集有	調知	守城	虞缺	而賊	疑有	一空	咸豐	策多	縣人	
竄江	城乃	湘鄉	捍賊	乏賊	已臨	重兵	若募	三年	所贊	父錫	
湘鄉	西趨	賊由	而所	至即	永興	乃趨	勇得	粵賊	助援	留壩	清
四年	竄鄉	金陵	收民	死耳	或勸	安仁	數十	洪秀	例縣	廳同	
學額	鄉臨	上犯	稅不	吾留	君留	北竄	人乘	全連	丞分	知有	曾
置賓	湘潭	再臨	為私	此待	勿遣	而君	城日	臨湖	發湖	善政	藩
興	擾及	湖	利緩	乎立	君	徵	伏	州	南	君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三五

田前	大用	府至	州荒	捐軍	近人	敦尚	年過	一病
令朱	調署	則增	穀踊	餉叙	所至	友愛	七十	且死
君孫	澧州	修書	騰貴	帶加	士服	推分	而聰	之尤
詔故	治蝗	院建	君飭	針道	其教	弟姪	強完	可惜
故有	尤有	試院	各屬	未幾	民感	不有	如少	
惠愛	聲除	更定	開常	辛於	其誠	其私	壯時	
而君	隱懲	育嬰	平倉	官君	令出	鄉鄰	論者	
能德	奸鋤	同仁	平糶	君抱	推行	戚族	謂其	
之巡	其強	兩堂	嚴施	負奇	無有	貧不	所負	
撫駁	梗升	章程	緝以	偉而	扞格	能贍	宏而	
駁公	補衡	同治	濟貧	慈惠	自奉	者周	施之	
屢奏	州府	元年	氏以	溫溫	甚儉	無缺	不遐	
君才	知	衡	籌	平易	而		而	

熊生李廉傳

侯官嚴復撰

復之得交李廉也。以庚子當此時，中國北方噴噴大難，歐美日本之兵滿於京師，皇帝奉太后出居陝，而復亦避地江南。江南與各國為約，互保幸無恙。秋季廉至海上，先以書自通，繼而執贄造吾廬，欲得著籍為弟子。神采玉流，言論泉湧，灼然有以知其非常人也。其學經史而外，歷舉明張太嶽、王船山以對，講道指學，相得甚驩。已而復往京師，李廉書問旬月至，先是朝廷以經義文辭士爭樞，襲聲調，蒐瑣陳腐，不究義理之安，無以裁成人材。濟時急光緒十八年，始罷帖括為策論，且令直省舉經濟才。江西學使者則以李廉應詔書，偕計至都下。時夕必造吾廬，則已融會通貫，言下了然。雖李廷平之得朱晦菴，其樂不足過也。罷歸，應癸卯舉，亦下武二名。廉遂者發問，少士夫所不能言。李廉條列舊所聞以對，蔚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熊生

為舉首，里俗榮之。李廉頓冲然，未嘗以是稍自意也。求學益亟，嘗恨虛名，詎甚以此為人之事。遂誥滿多，不克息交閉門，期所學之日益可謂嗟乎。誰謂李廉終以是至於費志以毀乎。甚李廉之以禮部罷歸也。浙皖贛間，向辦鐵路議起，鄉之人推舉之，令駐泥司通轉。李廉心憲與復近也，欣然諾之。既至，漏而吳淞有復旦公學，者聚數十百少年，茫然不知所向，則又羣起挽李廉持校事。李廉素重教育，嘗以謂此亡之事，莫此亟也。則又諾之。由是冒犯風雨，衝涉波濤。既往日本，為鐵路稽驗成法，數月而歸。又為淞校力籌樞柱，蓋期月之中，無一項得自暇逸。至丙午正月，而李廉始病矣。自詭強固，即少愈，不自林泊暮春，其病遂篤。復於是時適以事赴寧慶，行時即榻前與李廉別，淚眶盈盈，若失乳子。復至皖，不數日，以急電召歸。諸醫束手，乃議開割。既割而疾終不治，乃死。方其

在醫館彌留與復四自相向但聞季廉微呼先生而已蓋季廉目
 瞑而意無窮距今三年不佞每懷音容未嘗不枕面流涕至失聲
 也於戲天奪此賢酷已今案季廉姓熊此名元鈺晚字師復世南
 昌人父輝祖母雷兄弟同產八人季廉居次少生而穎異父母鍾
 愛之稍長知自矜貴不意無用之學為論議文章其功究利病衆
 議盈廷事莫折中季廉為批隙導窾分析是非利害如分水犀以
 故死後事過繫錯朋友輒思之曰使季廉而在不至此事親至孝
 居父喪哀痛憾隣人身易養無他言歔歔如老母何而已篤於
 同氣尤愛穉弟元葵學為之師疾為之母善擇交平生氣類皆天
 下豪英最善義再陳三立居恆默觀世變隱然以天下為憂而踐
 履翔實不妄取與視紛華勢利泊如也一娶梁氏再娶夏氏既卒
 三月而夏氏乳子名振濂

五七

嚴復曰昔韓愈為歐陽詹生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
 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觀其心有益於愈將忘其
 身之賤而為之也愈之於詹與余之於季廉其情豈異也哉且愈
 既為文又自書綴其後曰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此
 其事也又與余合嗟乎向使季廉無死其道德功業學問文章所
 自表見豈僅如向所云而已此不佞所為擲筆慨歎不知彼蒼生
 才之意謂何也

光緒廿四年三月望書

子固先生行狀

京曾肇

公諱鞏字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
 致堯尚書戶部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
 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嘉祐二年進士
 及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
 理兼判官告院嘗為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
 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
 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
 院遷史館修撰管句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
 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於江甯府享年
 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
 輕車都尉元配量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

五八

卿之女子男三人館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承務郎二
 女早卒孫男六人慈惠愈是慈慈假家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
 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曾氏妣姓其先魯人
 至其後世避地遷於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
 延鐸始也初點及參父子俱事孔子點樂道忘仕孔子與之參以
 孝德為世稱首而參孫西耻自比於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
 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為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愷行
 孝文明古誼達時變但不配德著書垂後蓄厚流長又以道德文
 章鍾於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才不待文王而
 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十言一覽輒誦年十有
 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
 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

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道
公姓字其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
手執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
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寔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宋俗
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開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經
之蘊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
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駁以救
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
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
人力所能學者億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
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
也其為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為矯偽姑息以阿世媚

五九

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為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
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為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
治常出人上為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意由是明習律令世以家
法自名者有弗及也為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
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募者錢不足迺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
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人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
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
募人錢歲畿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
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輸屬縣當人使自實粟數總得
十五萬石視常平買稍增以予民民得_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
食有餘粟買平又出錢粟五萬代民為種糧使隨歲賦入官糶事
賴以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彊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害者

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
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汚人婦女服器擬乘輿高力能權貴州縣
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能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邱民
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推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
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徒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屬民
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讖察居人行衣出入淫宿皆籍記有盜
則鳴鼓相接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
有葛友諒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予袍帶
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諒
智力兼人公外示章顯實欲搆或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
彊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郡肅清無袍
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拾遺聞粵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

六〇

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眾觀望十百
為群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嘗呼
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思所為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
急之是趣其為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又
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奸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
以次受賞公復請竝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
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郛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為引
去公為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闢訟衰熄
網紀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為之在
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
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宅路齊當出夫二萬
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

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徒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於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迺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為死罪者。公至，閱四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冤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飲食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其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斂，芻粟價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辨，又為之區處。次舍并鑿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賊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

授文據廷中，卻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民出家者，三歛一附籍，殆萬人。閩府徵賂，至哀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為奸者，禁婦女毋入寺舍。明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為門樓十，故甃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為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為樓二，故收甃十之六。募人間棄甃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不遣人至下里。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與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

論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蓋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過進。天下相慶。以為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歎息相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嚴謹。而待物坦然。不為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之意。來者。竭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過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誦。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為辯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薄。予賈必以厚。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鬪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

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讐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歿。集其稿。為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公之訢。嘗言於公之訢。不言。可推而致也。初光祿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飭粥之養。光祿不幸早世。太夫人在堂。閨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妾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實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便親。求從官。太夫人愛之甚異。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兒。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僂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善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為子

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旬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為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廷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下，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繼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為苟簡。革官告院宿敝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才。起自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乃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趣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蘊。又况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

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譏刺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於己，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至，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為眾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效。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撰。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耳。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為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橐，曾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使

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託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別公於某屬則昆弟思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惟公於葬宜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軌不自知其迷謬忘痛報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議論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略弗敢誣以告銘於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源溪先生行賚

宗朱 子喜

先生姓周氏名惇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敦頤世居道州營道縣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進士為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封德居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佑中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甯縣主簿先生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眾口皆稱之部使者薦其才為南安軍

江西通志滿修理

新張

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遠欲深治之遠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先生獨與之辯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遠感悟因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能辨分甯獄者於是更相告誣勿遠教命而以污善政為耻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為使者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韓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為守熟視先生所為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設施措

置未及盡其所為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再拜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燕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篇藏於家先生在南昌時年最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珣攝通判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學為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子顛頤受學焉及為郎故事嘗舉代每一遷投輒以為之程公二子皆倡明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州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困乏嘗聞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敦頤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為通儒先生

江西通志前集卷之四

物類

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

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病暴

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

克葬先生頹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饗粥不給曠然不以為

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

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意必所以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

加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

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

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不卑小官

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使者進退官吏

得罪者自以為不寬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

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徽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尚友千古聞

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彭九萬妻死寇本末杖

元周震震

至正壬辰紅巾寇未川省據陳九中率官兵堅守辟九萬行軍鎮撫晝夜勤勞寇方競時九萬馳馬白上官嚴設方畧其配李氏促具食勞軍士氣倍增戰大捷寇退居民安堵婦人倉卒出此亦大奇哉明年十月湖北五溪苗獠詭辭助順突入城焚廬舍掠民財

倉皇奔竄死者相籍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白刃不動問所求焉曰狗彘吾死吾節斯已矣何求遂母子皆遇害因憶歸附後禾川變起丁丑屠城相傳有趙氏婦抱嬰兒匿州學禮殿北兵搜得強汙之不可死於禮殿之高事定母嬰兒血模糊影留殿堦不滅剗去復存學官述以文立石為後來者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嗟夫節義者人之所敬也彼趙氏得於傳聞士猶稱述懼其泯李氏名家始戰勝却賊有佐助功卒守節母子同死視趙氏殆將過之夫賢又能歸骨於封鄉之南臺山本末可徵如傳且又可派邪千載之下猶使人追慕而起敬也余既高李氏之義又重惜九萬厄於天而至此極故為辭以哀之具辭七

劉忠愍公死事狀

清林有席

前明翰林院侍講劉忠愍公諱球字求樂一字廷振號兩溪吉之
 安福人以言事得罪其死事散見於公家傳墓銘祠堂記年譜事
 蹟錄與國史互有同異席廼拾諸說次成篇俾覽者得詳焉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振奉天殿賜吻公應詔撰封事約同館鍾公
 復與忠明日公如鍾鍾已他出妻從屏後大叫謂公自幹事何累
 他人為公驚走遂獨疏修省十事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言權不
 可下移時王振方用事公鄉人有欽天監正彭德清者與錦衣衛
 使馬順各媚事振德清銜公獨不為禮乘間指疏中語激振曰若
 陰虺必得儒者語相中順迎合振意誣公黨私前後下詔獄就逮時
 門人路壁與公子鉞在側公解帶及所懸牙牌授曰為我還朝廷
 今日底無負也鉞自西掖扶服從止之曰爾策學為好人成吾志
 從死何為吾死分也既出朝厲聲數振過惡曰我今得死所矣他

江西通志卷之六

六十五頁

日誤國家大事者必爾奸人也振怒益甚百計置公慘刑外周
 知廼以隻雞求信獄吏暮以雞出體赤明日雞進皮肉消削殆盡
 骨碎裂出又明日雞進不復出公受刑類是先是有一小校本盧氏
 人年少俊美往來耿公九疇家援昵於順二十一日變作順先
 夕密語小校今夜當早來至期攜小校懷刃推監門入公知有變
 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何得擅殺我小校揮刃斷公頸流血
 被體此立不為動順走前以靴踢倒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
 處既授命振遣校尉私行遍京城公邸舍前後布列尤密將盡索
 公門生故舊大興黨獄以滅口隣在獄與公同卧既私匿公血裙
 家人猶不知公之喪也二十五日乃密以歸又二日始發喪方小
 校迫順勢斃公已而知公忠臣遂見耿吐實自恚死公所約同館
 鍾某未數日亦暴卒其妻大恸曰果爾曷若與劉侍講公同死耶
 子同知故後十二年以諫復儲事繼公祀郡忠節祠席於是喟然
 而嘆曰振順輩無論已彼彭德清何人乃至以不為禮內訂耶君

予是以惡始之者也。嗚呼。公之集義養氣。可謂浩然。獨往獨來於天地間矣。獨鍾公以一轉念。不得與巡遠爭烈。猶賴有子以伸其隱憾焉。然則死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其以是也夫。其不可不慎也夫。

李深齋行狀

清謝文海

深齋姓李氏。諱萼林。字仲關。深齋其向道時所自號也。世居南豐縣聖巷。為邑望族。深齋穎異甚。八九歲時。讀三國演義。至關壯繆盡節。流涕大哭。在塾時。或私出戲蕩。而館課無缺。塾師莫能難之。長益挑達。善博塞。工歌曲。偕諸浮華子弟。習梨園劇。日夜詭浪不休。而文日益工。歲丙子。見知於督學平湖陸公。取冠縣庠。已卯。廣成侯公錄優等。與饒康而豪宕如故。凡狹斜酒壚。塞場劇。盡無有不知。李成卿。枕將者。成卿枕將。其初兩易字也。好嘲侮同輩。有石曼卿風。惟文海獨見敬禮。文海與同遊。淑且李先生門。相與最契。

江西通志

江西通志續修

續修

而所趨異。文海淡於進取。習靜樂道。深齋不以為非。甲乙後竟棄諸生。時戎馬未息。城中人皇皇。移輜重入山砦。而深齋初好著考核。雜博之書。所購諸史及新記。小記不下十數篋。鬱然以無藏所為憂。文海曰。二尊人在堂。不思擇安土奉。而乃以此外物為念。是尚為能識輕重乎。深齋惕然醒悔。如釋重負。因問文海。我亦可學道否。文海為指點良知。深齋言下慨然。至富小稍俟。文海服其勇。次日以書進之。深齋遂擢之僻室。壁間。頓去舊時積習。自是日來設學。崎嶇轉徙間。無不以學為事。而於向者豪蕩佻達之習。忽變為莊重凝立。有昔時相習而一見且不識者。文海必擇人而言。或末叩而後語之。深齋不問賢愚。貴賤老幼。見即與語。啟發益多。遭父喪。哀毀異常。三年不解。為圖弟。習堪輿家言。遍走四野。風雨晦明。饑渴勞苦。不少倦。初承父業千金。後以播遷。急親友難。多所費。

門人李其聰行狀

清謝文游

李生其聰及吾門五載已酉秋九月予赴南城友人約其聰從行既同遊麻姑山歸途得滯下病亟趨舟返舍十九日而亡予哭之慟越十餘日始研淚狀其行生姓李氏名其聰字作謀幼慧甫學語以小學即能成誦仲父深齋先生篤愛之稍長從南城劉子瀉先生遊年十七及予門循謹不藉防閑予未嘗強其棄舉子業自不樂就所著史論於興亡大義士大夫出處去就之際必激昂感慨令讀者心動晨昏起居疾痛省視事予如父予亦視之如子予讀書有契必呼與論難於佳山水登臨歌咏未嘗不相隨徘徊從倚悠然神性於廣眾中訥訥不出一言而胸中是非了了每以日錄示之有過舉其聰輒指摘不避而昌彭躬菴先生海內人豪將北遊其聰作田疇咏贈其行意存規諷先生虛衷受之寧都魏裕

齋先生覽頌其詩文嘉其膽識其聰感激作長書達意懇款誠篤裕爾復書勉以恢宏志意砥礪實用其聰傾服遂有志受業居家事父母及王母順承得歡心王母欲分之食必俟王母食畢然後食王母偶怒擊小羹則曲為勸勉王母曰吾即擊汝遂忻然身受王母意亦解自館歸必於母傍侍立母揮之入室猶不忍去母任勞即身代且勸休息語款款動人事舅氏如母友愛諸弟於仲弟其勛尤篤其勛亦善事兄依依若孺慕群居平和樂易聞疑諒處之淡然惟慕悅賢友汲汲如不及故易堂程山前輩皆器愛之後進樂與之友而其聰亦以得親善類自慊也今春躬庵先生攜長子厚德及其子壻黃建來館琴石三閱月其聰借封生嶧黃生國望吳生士昌予猶子德贊朝夕受教躬庵稱其內剛外靜期許獨厚彭生厚德於其聰尤傾倒每月夕躬庵杖履遊眺喜歌詩其聰和

之聲韻悠揚。神情陶遂。有軒軒靈舉之意。及計至易堂躬庵哭之。哀厚德震悼。踉蹌三百里來哭其墓。自交道簿惡少年鮮忠厚而厚德^德此來吾堂前後輩皆有所感發。予益念其聰為人悲思不已也。其聰讀書晨夜琅琅不輟。易書詩禮俱精究。其旨春秋已畢。左氏傳喜讀通鑑。有所見。輒劄記於冊。勃勃有經世之志。予謂其聰氣體羸弱。事業恐非其分。品行文章優為之。其聰亦以為然。性不宜酒。燕飲為默坐。與內子好合。而居室靜穆。居數月始一歸。用財慨然不吝。胸懷了了。不知有勢利事。學琴曾悅生一二操。後即對譜成曲。篆刻繪事俱不習。而能嗚呼。以其聰之聰明志識。使天假之年。充其學。誠吾門之選也。不幸年二十一而卒。僅有古雜文若干首。詩若干首。疾革無一語昏亂。予泣撫之。問有何語。但云先生勿傷也。見父母惟慰。裏在旁。即揮之入內。女生甫九月。抱至榻前。亦輒揮去。命人倚坐。惺惺而絕。斂時目不瞑。痛哉。予固知其志之不甘早死而死也。吾堂甘健齋既叙其遺稿。而躬庵豫齋皆於其聰有特至之情。將以墓表及傳屬之二先生。激勵來學之心。藉其聰發之。庶有感而興起者。其聰死且不朽矣。

祭文墓表

祭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宋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因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
 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間聖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
 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去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
 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則然至其
 壽夭尚何憂喜要之五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
 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
 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
 侑奠觴

祭劉西澗文

宋黃庭堅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困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執物自勝足
 以立我兀者造而全歸諒無地以棲禍方燕及於來仍闔門戶之
 岷峨忽厭俗而去仙違白日而蛻卧亡吾黨之一鑑哀楚望之傾
 陽伊曩時之倦遊寶駟而坎軻逐投勅於頽尾置孺息於寒餓
 來胥既於江湖託有屋於昏歎孰盈虛以化物取象棄而致夥間
 江噎之有秋上橘柚之歲課開亭觀之百楹藥綠竹之萬箇裏餘
 刃而不試故優裕於雷播據凡杖以彷徨樂知識之來過味靡公
 之幽禪觀有物於石大歲三會於澹灘託初至其不挫維歐陽之
 文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名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齒髮疏而戀
 繆坐衰氣而不果載銘旌而來歸遺稚子以危貨彼聞公之清風
 亦何面以承唾初不肖之及門輩諸孫之孩孺公慈祥而豈弟獲
 聞教而待坐秋歲晚而升堂見虞主而泪墮湛樽酒其懷嘗列羣
 悲於楚些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圖書館
 稿紙

祭劉西澗墓文

宋朱熹

嘉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遐僻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承上恩昇以郡紱至止之日望於四郊則山屹立乎仰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邱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西荒茆廢園之間其不為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創為門垣而亭以表焉又擇嘉名於高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風昔鄉往之私亦可以聊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

祭金龜陸子壽教授文

宋朱熹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為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李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離予聞之遠隔中獨疑而未安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聽瑩惑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遠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茲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遽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舍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肯顧或慰滿乎予來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會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襟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值此一尊

告屯田劉居士墓文

宋朱

母嘉

嘉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避僻不得一來仰
 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昇以郡級至止之日望於四
 郊則山屹二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邱零落殆盡幾無迹之
 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西荒郊廢園之間其
 不為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作為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
 嘉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
 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
 心蓋不惟有以少慰夙昔嚮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
 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後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
 告

江西通志館稿紙

七四頁

告熊孝子墓文

宋朱

母嘉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嘉謹遣某致祭於唐故
 孝子宜春縣丞府君之墓嘉叨被誤恩假守茲土視事之始考諸
 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從事
 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
 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
 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
 敕令禁禦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於朝俟報修立先遣
 僚吏敬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尚其英靈來暨來饗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宋朱熹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敢昭告於先聖
 至聖文宣王。蓋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
 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為國學。及我太宗
 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為邱墟。因竊
 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願以布宣教化為職。顧弗此圖。懼速違
 戾。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
 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光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
 修釋菜之禮。以見於先聖。以先師。鄒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尚饗。

江西通志館稿紙

七五頁

奉安五賢祠文

宋朱熹

蓋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學。欽聳
 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繼又咨訪得陶公栗里故居於
 郡境。且知秘丞劉公。蓋嘗採於篋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辱為遷民
 也。永惟敷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遺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
 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於祠下。
 蘋藻在列。誠意感通。羣公有靈。尚克歆顧。

祭姚雪坡公文

宋胡仲雲

維宋景定三年歲次壬戌十二月癸未朔二十三日乙巳從政郎
 胡仲雲謹以清酌庶醑之奠致祭於太子舍人雪坡姚公之靈嗚
 呼雪坡曷不其延自古豪傑之士往往如此是有命焉昔丙子而
 生子瞻前於丑而魁同父雪坡生以是年魁以是年與二公相為
 後先人皆謂雪坡子瞻以其文之驅濤湧泉怒為嬉笑皆成章篇
 日與筆硯以相研人皆謂之雪坡同父以其氣之震駕風鞭豪放
 凌厲自視無前取高科如舉子瞻以詩禍同父以氣殞雪坡之不
 偶然嗚呼富貴一日之浮花文章如水之行地氣概如斗之麗天
 與其隨時俯仰以苟生孰若身亡而名全仲雲年未二十與兄周
 旋聞兄之病食不下咽凡病亟矣有涕斯漣去年其時兄哭吾父
 今年其時乃有斯苦高皇天厚矣后土誰其速之遺憾千古嗚
 呼哀哉尚饗

江西省通志館稿

七次頁

祭周益公文

小陸游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於途欣然傾蓋得居連牆日接嘉話
 每一相從脫帽褫帶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鄰家借酒小圍銀棗
 焚青燈瘦影相對而湖弔古並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
 如水久而不壞各謂知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
 遊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亦策免久處於外見不可期
 使我形瘵斯文日累公則崧岱士昏於智公則蒼蔡公老不衰雷
 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驥女問及瑣碎孰謂一病良醫
 莫瘥赴告鼎來震動海內轉赴不遑涕泗澎湃豈無尊鉞致此薄
 酬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生祭文丞相文

宗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察識因與劉堯舉對床感
 共賦嗟惜之堯舉先賦曰天留中子繼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予
 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尚有
 憂其饑而願人餉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
 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公召進狂
 言有曰願名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
 卒來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眾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
 丞相嘉納委帥機務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
 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盡忠退復虧老空感泣
 控辭丞相憐而從之獎拔之公許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於國恩
 為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述正相之死身
 舉讀之流涕相與賸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舖山牆亦壁
 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身身舉名應

江而省通志

七頁

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死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鼎翁謹採西山之薇酌酒
 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
 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部祚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俎奠之際
 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為子老可死二十而魏祿四十而將相功
 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躡子胥
 脫走丞相自叙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
 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疆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願平
 原中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
 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
 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
 果欲脫去耶夫伏橋於厠舍之後投筑於日暝之餘於是布再縱
 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皆以
 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

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
人之際何知彼齊發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
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
以就義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故身執則勇於就義當以果卿張
巡諸子為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
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常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
志向使李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明哉丞相之不
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逢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
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身
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誓也丞相何俟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
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刃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
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
吾世讐也不可俟披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刀於帶而
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

江西南信通志卷之八

八頁

弼朱友貞之下乎屈且不屈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
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
腸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
因忠而成孝事在自暇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
車昇墓楊行密之業遺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為匹
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劉氏子孫李昇驚疑盡
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而反速禍殺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
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
盡謀殺撤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同巧於報施
然建共暫處皓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猶事於骸髒而聲
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
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鼎節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
員也進而父歿退而國亡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效陸機入洛之
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雙贖叫軍門丞相察其憂

不斬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一節四忠持公而六為位其間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宋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宏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歸嗚呼丞相既得死矣謹痛哭望奠再致一

言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東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具

事諱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箚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黃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

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志侍中之血日月臨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沒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靈干將莫邪

或寄良治出世則神入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敢手敢足非曾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道回終行無巡之一味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虞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丞相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骨送范陽佛寺母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幾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葉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七日不殺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邱馬廬陵威矣科目尊矣丞相忠烈合為一傳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死或執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死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貽舊主憂繼

生祭文丞相信國公文

宋王幼孫

嗚呼人皆貪生公死而歸人為公悲我為公祈我知公心感慨易耳
 止而至於此則又何俟方其從容人已或嘗我知公心感慨易耳
 山嶽崔嵬有時忽頽滄溟浩發有時忽竭月胡而崩日胡而最理
 歎至此天地無策公心烈烈上陞千古謂山可平謂天可補蒼身
 直前努力撐拄千周萬折千辛萬苦初何所為以教臣忠策名委
 質視此高風我與公友裝衣裝褐我安而歎公盡臣節此心則同
 所處則異幸公末著可以無媿昭昭青史垂法將來彼徒生者尚
 可為哉

祭文丞相信國公歸葬文

宋王幼孫

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始初建議委曲遷避惟期純忱
 恪盡所事人皆議其為非而終也竟莫移其一是及其寄身小村
 貽書承川騰詩嶺海之南猶欲收斂以俟靜密而觀人又議其為
 迂過苟便而終也竟莫強其所難嗚呼前言如夢不幸而中予方
 衰經里聞震動君親危亡感發悲慟毀幾滅性豈敢求用當途宛

轉乃欲共濟既無可為乃復苦塊忽焉風傳謂大索客道藏苟免
 孰不惕息幼孫巖巖為細常計士誰不死死以知己昔遠關廷不
 及死君今也徇義出入於門於是大揭所授之職銜不易所服之
 衣冠徧告朋友徧語百官吾實為公之門下客而不可官者也至
 於誤傳仙去設位而致祭繼聞舟過追錢而悲歌貴弟入燕而請
 委是皆欲以身從公游於泉下而靡恤其他者也嗚呼幼孫獨不
 得從公而俱死耶嗚呼公死何憾予生何心尚憶昔者小村之行
 也頃瀝血忱但願重性始終純誠後會公觀見謂此語但必上聞
 嗚呼今公一死彌久彌光卓然君臣之義屹立萬世之坊所存者
 千萬所損者毫芒既得正以斯斃縱萬磔其何傷嗚呼幼孫獨不
 得從公而俱死耶憶從山間語常夜闌因及死生愚謂形有成毀
 神無變遷東生西沒如彼火傳此義已出義文之神豈可謂始於
 釋者之異端公則曰否亦既死後靈明果何如耶豈超鴻蒙騎日月
 言而有取今公之形體死矣其靈明果何如耶豈超鴻蒙騎日月
 而尚顧乎故都耶倘其然古人締交死生何間道義千古榮名夜

且予猶覺於有形而未得與俱游乎汗漫倘身心之有愧尚其賜
迷途一呼沈錮之鍼砭也嗚呼痛哉

告周元公墓文

元吳澄

嗚呼悟道有初適道有途先生之圖先生之書昭示厥初維精匪
粗坦闊厥途維酌匪紆人生而靜所性天性物感而動所用天用
未量布帛分寸在度未程重輕銖兩在衡風雖過河河弗與波形
雖對鏡鏡弗藏影動而凝然靜而粲然唯一故直唯一故專道警
絕絃千數百年學要一言珠泗真傳有性無欲有一無二倚喞效
鼎久莫克至先生之道萬世果果展拜墓前如親見焉廬山峙南
大江流北仰之彌高逝者不息

袁雲峰徵士執卷

明鄒守益

雲峰袁德彰穎之隱君子也異時負其才氣弱科第可俯取獵
獵文以應世之求嗚然有聞矣而竟未有所合迺隱居教授新以
著述表于後旁搜遠揚庶寒暑不易此者矣始聞大道之要悵然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廬山博物館
稿紙

甘夫取其巨快累牘而焚之履履從事不知年之不足也予之學
于穎也見童子數百咏歌周旋洋洋先天威儀夙雅之風而德彰
蔚然飾之因探其精論踴躍以平日之病為告曰始吾之悔也以
為舍己曰而芸人之田也而辛苦所拾不過殘穗遺粟積之困屢
自為富厚曾未知所以植吾苗也今而知植吾苗矣吾其不以餘
死乎予嗚然伏君之勇世之知植吾苗寡矣使人易其百畝之荒
則菽粟如水火奈之何以其強力富年甘腹之撈而不飯也若德
彰可以起懦矣君之卒也嗚明先生錄之曰古所謂朝聞道夕死
可矣者德彰其庶幾焉中通而致益斯文之不幸也同門之士咸
有挽歌以泄不幸之情而以首簡奉命嗚呼是情也將有曉百世
而相感者况吾黨哉

弔忠文

明宋源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可有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官，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違，同列嫌君木強，嫉君行，蒙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詳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劓汝腸矣。君曰：汝主殺人，何與爾事？願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蒙蒙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俱

江西通志館稿紙

八二頁

來實諸法，人見君威，戰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斬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於賊邪？盜怒，反接於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頭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碗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當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瞑目誓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余，汝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者。余因造文一首，託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余為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愧夫！君之友廬陵蕭彝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偽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

縣鄧椿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椿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偕萬夫
 長揚獻等與賊大戰城下二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
 也法宜牽聯得書文曰素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
 與地義兮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霾兮鼓殺氣於干戈璧巨
 瀕之失防兮從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不哀舞
 魚龍而跳周象兮孰舉手以開其征倚長劔於天外兮豈余力有
 不任瞻九閩之莫通兮誰屬子以三軍別秘計之屢出兮復掩耳
 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昊兮予
 張張而安之或危感而無所聘兮徒誓死以為期何妖氛之日熾
 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蔥珩兮棄堅城而長遁予雖賤為
 府史兮願嘗與於椽食縱斗粟其亦君恩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殺
 車殺馬而遊遊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為
 馬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
 之大防況予結髮而好修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寧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禽獸而鬚眉予豈異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
 免君子之所鄙望巍煌之宮牆兮實宣尼之秘祠亟攝衣以從之
 兮依嘉樹之參差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
 地下兮亦予情之深惲瞋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
 就義兮誠遺言之湛踐爾死固若傷天兮漂萬世而猶生較喪節
 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而上卿
 雲之二物固為休楨兮豈爾心之所託必震盪為風霆兮叱列缺
 以施鞭殛不忠而為齏粉兮使天威之昭宣嗟鄧黃之二生兮眼
 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連
 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瀟瀟而回來兮謾含哀而噉解

祭太宰整菴羅文莊公文

明羅洪先

自少有聞慕公如渴知公為稀未知所學為之慕者卓行清辭及
 見公書而始仰思公之立言不矯不苟內得之心不啻出口儒佛
 之辨本心與天天有定理而心幻焉以幻為心其用易肆推原於
 天小心勿貳故公之行孝友是光作止語默無敢弗虔榮辱早捐
 薄俗永絕位在家宰年幾大耋四方望公如郊見麟比接顏色退
 然恂恂天子敬公歲時問勞矜式國人咸賴有造譬彼一家外傳
 之嚴雖無厲色子弟具瞻又如適途為指迷者行雖由人覺在言
 下人方依公而公遽遐公能自全如後進何不肖見公公不余棄
 言雖不煩意獨已至出入以節車服以時小物必戒終身可師使
 以類推歸於一是期成此身為報德也聞公之訃索然喪神孰謂
 今世復得斯人東野之哀阻於多故忽越歲年中心如負先茲陳
 奠且瀆公靈愛而不知尚瞻其明

江西通志卷之八十四

八十四

祭袁德彰文

明王守仁

嗚呼德彰士而不知學其生也如醉夢死則蜂蟬蟻蝶矣德彰始
 鑽研於辭章訓詁而疲勞於考索著述矻矻然將終老矣已而幡
 然有覺盡棄舊習如脫敝屣銳志於聖賢之學雖其精力既衰而
 心志迥然不羸矣中道而歿蓋斯文之不弔古所謂朝聞道夕死
 可者德彰其庶幾哉嗚呼此心此理萬古一日無分於人我無間
 於幽明無變於生死故生而順焉沒而甯焉昭昭於其生乃所以
 昭昭於其死也嗚呼德彰亦何憾乎

詞文丞相祠文

明胡儼

大	厦	兮	既	顯	豈	一	木	兮	能	全	惟	夫	子	兮	違	違	莫	不	負	兮	所	天	天	茫
茫	兮	曷	訊	彼	覆	餘	兮	何	心	志	侘	條	兮	不	白	泪	浪	浪	兮	盈	襟	脫	虎	口
兮	危	疑	嗟	中	道	兮	失	路	何	風	塵	兮	瀕	洞	心	抑	鬱	兮	誰	訴	乘	桴	兮	浮
海	波	漫	漫	兮	汪	洋	渺	靈	修	於	何	許	雲	冥	冥	兮	山	蒼	蒼	舉	旗	兮	空	坑
期	王	室	兮	再	匡	忽	虎	豹	兮	充	斥	嗟	赤	子	兮	流	亡	朱	崖	兮	景	從	義	旅
兮	奮	張	何	時	運	兮	迫	阨	肆	披	揭	兮	見	繫	矢	死	兮	勿	渝	哀	夷	齊	兮	不
食	拘	囚	兮	粟	粟	慷慨	兮	陳	詞	從	容	兮	就	義	日	慘	慘	兮	風	悲	遺	相	乎	
費	宮	儼	肅	肅	兮	令	容	神	道	遙	兮	八	極	騶	白	螭	兮	駕	青	龍	流	耿	光	兮
天	地	與	造	化	兮	焉	窮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祭贛州王公守死事文

劉玉

嗚呼生也者人之所惜孰知義為之質死也者人之所惡孰知義為之度人孰不生中咽浮沈人孰不死枕席呻吟卓哉王侯決於死生奮馬革之壯志留虎頭之芳聲人或以為舍生之易予獨以為得為國為民之經風獵獵兮江之漈搖搖者再兮揚揚者旌慨英雄兮莫起嗟洪忍兮何心念交情於曩昔愁抑鬱兮難任酌潢汙以三奠歸乎來兮海宇冥冥尚享

祭八弟德聚文

明劉曰任

崇禎甲申十二月日長兄曰任已於十月十五除服越四十餘日乃克灑淚為文告於八弟德聚之靈曰嗚呼八弟之變在去年八月初七日而吾聞訃則在南都十月廿五日也嗚呼痛哉摧心斃泣且信且疑踰日乃設位於旅寓呼八弟之魂而哭之同寓皆為悽慘歎息八弟知之否耶吾去年冑暑北征汝同諸兄送我於玉虹閣何期遂成永訣耶嗚呼吾困厄諸生有年非必即圖登第亦欲馳驅燕道一瞻天子宮闕以發揮其胸中磊落之氣然滿目風塵不適人意及下第歸而艱苦又百端矣既至南都方將登覽名山以消憂鬱而忽聞汝之變矣家中無片字寄我特從貿易人聞之童僕沈祕七日不使我知懼我聞而悲傷也嗚呼彼知畏我之悲傷而不知七日之不悲傷無以為兄無以為子也斯時恨不能

八六

即至老母膝前與汝之柩前也而又行囊如洗哭汝三日後即移居城外僧廬後木末亭址即聚寶山方正學先生墓在焉瞻弔感慨隻影孤吟於荒臺古徑之中又烏知歸期何日哉既而破吉州之報至心緒愈亂歸思益急大江帆檣匿影不得已過蘇州走浙河望虎邱而不登過釣臺而不上抵家則燈節後矣幸而至老母膝前稍慰母懷而又不能忍淚而不哭吾德聚也閱數日上梅林啟新庵之石屋撫棺而哭而終不見吾之德聚矣嗚乎痛哉老母暮景何能當此慘割汝幼子也老母自喪德中之後淚已枯矣所憂者惟汝乃今果速殞而汝死者奄然逝矣不知生者有計而無以投母之歡也汝而可以殞耶嗚呼汝才妙齡遽遭殞折汝歿未及一載而宇內遭非常之變北都淪陷龍馭升遐宮闕灰燼距吾去年瞻仰闕下曾幾何時而今有銅駝之悲矣獨死節數輩如

星斗日月此不可以生死之常說論也若夫偷生從逆雖再活人間何異犬豕故以淫佚憂悲戕賊其生而死與夫頹敗綱常宜死而不能死者其為逆生死之理一也今汝非戕賊其生而死則其賢於宜死而不死者多矣其又何憾乎嗚呼德聚歸空即在他日埋文璀璨松楸鬱然過而弔之猶不失為有明文學之阡正不知汝元之死若何今吾已無復功名之想獨生死之間不敢違定理其不至當死而偷生不死以貽羞於親固也且吾一日未冠進賢則此身猶老母之身也如或戕賊其生則吾方兢兢深懲而痛治焉必不以多病之體事親之年而供無窮之銷鑠故今吾於汝之變亦不敢過於悲傷益懼無以為子更甚於無以為兄也其又忍言耶嗚呼汝病而不親藥餌汝歿而不親衾殮一切拮据經營皆汝二兄任之其無以為兄又何可言耶嗚呼汝婦必能守節以不

八七

辱汝而且上有老母下有諸兄當必撫育教訓汝三子以成汝未竟之志汝或可以瞑目也嗚呼其果可以瞑目也耶

祭故總兵官姚自強文

清聖祖玄燁

惟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皇帝遣分巡贛南道江西按察使司僉事任暄獻諭祭故署都督同知江南蘇松水師總兵官姚自強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姚自強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才冀遐齡忽焉長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示憫惻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尚克歆

享

祭按察使周玉衡文

清

爽抄

朕惟祥刑布化，緬懷陳臬之勞，大節成仁，允協致身之義。既捐軀而抗志，宜展禮以褒忠。雖徂爰陳，龍綸式煥。爾原任江西按察使周玉衡，直方成性，悃悃無華。選重三升，早蜚英於桂籍。才優百里，旋奏績於花封。靖荏苒而報循良，有為有守。屬剡牘而邊牧守，濟猛濟寬。為嘉保障之勲，乃畀監司之任。禦小醜而狼烽未息，曾吏議之偶干。克聖城而豹畧能嫻，益軍威之丕振。法服無慙於豸繡，崇階遂歷。夫烏臺肺石，風清牙。燿霜肅方，謂戈鋌山文。迅掃機槍，何期章貢濤翻。遽惟鋒鏑，經重臣之入告。施寵卹以攸宜，特憫艱勞。舞典俾加夫一等，聿隆秩祀。專祠許建於三城，芝綉願恩。椒獎錫真於戲，戎行授命。洵亮節之常昭，靈几升香。庶蕙忱之永勵，精誠來格。芬苾其歆。

以上據贛周貞恪公傳祠額記

八八

故按察使周玉衡碑文

清文宗爽諱

朕惟多服，宣威報國之盡忱。無忝龍章，賁寵飾終之令典。惟新舉隆儀而潔精禋，播永譽而重貞石。青珉載勒，丹雘優領。爾原任江西按察使周玉衡，秉性忠貞，持躬謹恪。早儲英於江漢，歌鳴鹿以興賢。旋捧檄於豫章，化飛鳧而成治。棠馭懋量，移而成著。循聲蒞本，能除報最。而頽書上考，爰由司牧。游歷分巡，作保障於一方。用嘉成績，值么膺之肆虐。爰整雄師，小挫戎機。屬虎矯而仍資振旅，克摠偉畧。整熊桓而遂復連城，更議特寬。軍容彌壯，屬提刑之仗。寄迺陳臬之崇遠，益奮凋戈。冀殄鴟張，而奏捷頻摩。玉壘遠樓臺，毒以捐生。憂吏臚陳，朝章龍卹。建專祠而展祀，攷彝憲以易名。表厥靖矣，益之貞恪。於戲風高馬革，聿彰篤集於臣衷。彩煥靖頭，尚助威靈於天討。欽承契命，式視豐碑。

祭門人季其聰文

清謝文海

嗚呼作謀吾不見汝三月矣三月倏忽耳由此永不見汝矣然汝形聲常在吾耳目汝性情志氣常在吾心曲吾意象間常彷彿若汝在何處一念驚覺始知汝死傷悼哀痛欲覓汝於窮天極地而無路也汝真死矣嗚呼作謀汝之性情誠厚拙樸無機詐勢利入於汝心汝之志氣不在科名惟讀書著述是耽惟名師良友講貫德業是樂又恆喜佳山水書畫歌詩彈琴高逸之所寄興且妙解而不能喻諸人者而汝皆好而能之然吾所欲進者西銘之學有其志其識而歎於工力欲授汝而尚有待汝所欲自進者經世之才每思時有可為得效一臂以為世用今吾尚未全衰或可奮以收桑榆而汝則遂已矣縱有可展之時而汝已不得見矣憶去年夏五予夢與汝在舟中及岸汝墮水而沈予哭赴汝家而醒大

驚為不祥既自謂心神昏妄耳豈意今秋隨我遊姑山在舟抱病歸不餘日竟不起予始痛前夢之驗然則人生其信有數耶彼昏庸者皆值數之長汝獨以清醒而值數之短耶吾今歲夏月心病嘈痛稍過勞思胸膈間遂如針刺行坐不自安汝時常省問夜必待臥汝或一燈坐讀猶啟戶至榻前問我安否汝亦常告我白近亦有此疾腹間冷痛時發吾謂汝我雖病元氣不甚衰尚不至死汝如是惟慮汝天或年不過三四十豈知汝二十有一而竟死耶今予且狀汝行屬躬菴先生表汝墓勺庵先生亦許置汝弟子之列為文誄汝以慰汝生前之願將訂汝遺稿健齋為汝序之傳於世予有此餘年尚將勉強自振以其餘力畢諸經未了之功廣西銘之學期不至於墮乘以負汝餘年既盡而後與汝同遊於寥廓棲遲河嶽陟降名都大邑陰翼聖賢豪傑以庇斯民豈當與俯仰

世俗之流，遂荒煙冷風，飄沒於無有耶。汝其忍而待之。此三月之內，又有益吟，皆予血淚所漬。今併焚使汝知之。往歲除夕，汝與祖父母兄弟妻子，具慶歡聚於一堂。今茲之夕，汝獨瘞荒野而俾一家尊幼哭泣於汝之靈几。嗚呼，汝之苦，不忍言。汝一家之苦，其忍言耶。作謀作謀，其聞聲歸來，依茲几席，毋竊柄飄蕩而莫知所之也。嗚呼痛哉。

告李作謀墓文

清魏禧

南豐李先生作謀，既卒，庚戌二月，易堂魏禧哭其墓而告以文曰：嗚呼，余不幸而哭生之墓也。哀哉！生之師程山先生，以弟畜余，生相見執禮甚恭，余知其中篤而口訥，言弗能宣也。既作書數百言，自道予報之，亦十餘言。期生為古人，甚厚。己酉八月，予客南州，程山先生以書來曰：李先生其聰竊願執贄門下，少學問，不自信，以故遠

江西通志 高整理組 稿紙

巡然亦不能久待，願忘斯意。予得書，終夜不寤，念作謀為人剛正，不苟合，而與人坦易，不修畦畝，鬼義若食，辟利若洗。生國變後，長自棄舉子業，學古文，好論古人，是非意所不可，雖貴勢與賢不能回。此其人，吾固樂得以為弟子。又念吾生平多過失，而服喪亡禮，性好聲色，樂妄想，二者為甚。二十年來，為諸生說古人嘉言善行，男女之際，不以非禮動其心。及宰我問，短喪，孟子答然，友諸書，則心怵惕而熱，身不能正席，聲不出函文，而以作謀為弟子。吾何敢既，又念吾生平汲汲少俊士，欲得肩才志者，相與成就，使有所用於天下。比年按糶，以食貧自救，亦欲稍稍取擇，以寄其志。作謀聰敏學，諸技藝，輒工，其論古人，伐毛洗髓，多刻至之見。余嘗以作謀甚似胡致堂先生也，而不欲作謀以此自致。文章經世之務，吾皆願與砥礪，歸於實用。又念禮事師無犯無隱，而父兄有諄子弟，使作謀立吾門，必能正色直言，匡我不逮。吾亦有所嚴憚，以自束。然

弔余青陽李江州文

周敘

有元之季，青陽余公闕守安慶孤城，與賊力戰百餘，屹然江淮保障者，幾七年，糧盡援絕，死之。妻子偏裨皆不屈，相從以死。當時江州李公黼守上流，預料時危，修城訓兵，為備禦計。賊不能逾，往廬彭蠡以窺江郡者，黼之功也。卒之力盡不支，先余公城破死之。嗚呼！悲夫。余嘗謂唐之亂也，賊起於胡方，顏杲卿奮義河北，張巡許遠力守睢陽，皆先後相繼死賊，而唐遂以中興。元之亂也，賊起於南方，李之守江州，余之守安慶，與顏張甚相似。其死也不能救元之亡，何哉？於此足以見其君臣政治得失，純綱振廢，不但其國家之德澤淺深足徵而已。蓋唐雖明皇晚年，耄荒而代以肅宗，有郭子儀、李光弼諸臣為之輔，紀綱賞罰，尤扶然可仰。元順帝即位，荒淫日久，百度廢弛。當時群臣靡然相師，號令不明，賞罰不嚴，淪溺敗壞，不可救藥。故雖有二君子之烈，如唐顏張輩，不能補其亡也。此其所由異歟。向使元綱紀稍振，則二臣之死，豈徒然哉。嗚呼！悲。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九二頁

夫余屢嘗道安慶，知青陽事甚悉。獨江州每嘆未嘗一至，茲奉命往使衡湘，獲經江郡，徘徊於大江層城之間，英風壯節，凜然可想。乃為詞二章以弔之。詞曰：元鼎兮涕颺，典常兮不綱。撫長劍兮橫視，屹江淮兮保障。金戈兮鐵馬，時不利兮推傷。寧甘心兮一死，濺頭血兮清塘。孤忠兮大節，挺勁草兮秋霜。正學兮雄詞，拔雲漢兮天章。赫青編兮偉烈，配巡遠兮睢陽。煥昭兮日月，永千古兮爭光。右余青陽凝遙矚兮江州，屹孤城兮上流。弔英魂兮何在，慨元政兮不修。政不修兮佚游，偉郡侯兮良籌。訓兵兮繕甲，擁猛士兮縱跡。群凶張兮援絕，天不作兮奚尤。臨大節兮不奪，凜勁氣兮橫秋。峙佳廬兮我我，渺大江兮悠悠。君令名兮同永，增余心兮煩憂。李

州江

宋

瀧岡野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所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姑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

江西通志續稿紙

卷

九三頁

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必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

又為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	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	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	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	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	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宦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	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	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	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
---------------------------	---------------------------	---------------------------	---------------------------	---------------------------	---------------------------	---------------------------	---------------------------	---------------------------	---------------------------	---------------------------	---------------------------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九

頁

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	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	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	封顯榮褒大賢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	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	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	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	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	千二百戶修表
---------------------------	---------------------------	---------------------------	---------------------------	---------------------------	---------------------------	---------------------------	---------------------------	---------------------------	---------------------------	---------------------------	--------

明	栗岡阡表	嗚呼是為吾都麻洲冷水塘彭氏徙河南夏邑派高祖仲寬居士	之墓墓在栗山岡蓋祔考君琢公左云其元孫端吾侍御視醜兩	淮為之大封而碑識焉予為表之曰天道於仁人之家深矣始必	有轉徙拂逆之施以寓夫遺碩存仁之意然後付以毓賢啟祚之	樣以収其蕃衍食寶之報一世百世因弗護者若居士可觀矣按	居士姓彭氏諱仲寬先世居吉水木口與東龍侍講水厓方伯今	雲南左方伯宜所戶科石給諫元性申陽守念素諸公同族里至	達泉公始徙冷水塘公子琢琢生居士則侍御高祖也予生雖晚	猶聞父老傳述居士貌美如冠玉隣翁張存忠奇之有女四人許	字第二引與同居於是居士為張贊壻居士個儻不羣根器自厚
---	------	---------------------------	---------------------------	---------------------------	---------------------------	---------------------------	---------------------------	---------------------------	---------------------------	---------------------------	---------------------------

江西通志雜稿紙

卷

視人急心欲濟而力不逮念翁素封數稱引君子富好行其德以	相風翁為憬然適歲饑父子應詔上賑粟二十石里中陂池諸水	利更修築靡遺皆本居士力贊至今誦居士之義不衰張叔春暉	堂好事者爭相賦咏居士有人生皆寸草誰解答春暉之句翁嗟	賞久之至欲中分與產產且不費居士私念四甥愛宜均我奈何	以同居偏被固辭謝翁愈益憐愛顧竊疑少年太英發以為憂亡	幾何果一疾不起時為永樂乙丑距生洪武甲戌得年二十六張	孺人少居士二歲稱未亡子男二伯悠遠甫四齡仲悠久即侍御	曾祖猶在抱孺人屏華茹淡躬勤紡績以節自苦手撫二孤俾至	成人則呼伯汝其明農作食子他非汝所事呼仲汝好修又好游	游則南北惟所之將大吾彭此地不足以羈子也蓋當孺人之將	免身家有冠雞日午登於屋向北中立而啼已復下而仲生居士
---------------------------	---------------------------	---------------------------	---------------------------	---------------------------	---------------------------	---------------------------	---------------------------	---------------------------	---------------------------	---------------------------	---------------------------

喜曰	吾聞	男子	生而	志四	方雖	非不	誣兒	顯當	在天下	之中	孺人
謹心	識故	詔之	如此	已孺	人疾	終正	統戊	午五	月年	才四	十四
本里	浮水	蛇形	今甲	節婦	五十	得旌	孺人	不少	待世	咸扼	腕伯
生東	震東	震生	集賢	無子	子張	氏子	曰蓮	蓮生	華志	志生	第三
清乾	繼彭	祀仲	終孺	人喪	客游	楚沔	至夏	邑而	定居	事詳	鄒南
給諫	所撰	孝廉	公誌	中娶	吾廬	陵劉	夫人	賢生	伯子	孝廉	諱中
登嘉	靖乙	酉科	連不	得志	春官	棄去	理學	名世	子好	古登	嘉靖
酉科	仕為	新城	同官	兩縣	令祀	名宦	仲子	中孚	萬歷	癸酉	貢士
荏平	訓導	子學	古萬	歷癸	未貢	士授	聞喜	訓導	孫健	吾萬	歷癸
進士	端吾	萬歷	辛丑	進士	即侍	御君	七賢	亞魁	萬歷	乙酉	與侍
同登	侍御	而下	為國	子郡	邑諸	生者	彬彬	於燦	哉盛	矣翰	音登
其偶	然耶	要本	之居	士質	仁引	義克	當天	心故	樹德	自南	發祥

江西通志館稿紙

卷

九

頁

北於	此遺	果於	彼食	寶藉	游徙	之微	權昌	仁人	之嗣	祚深	哉天
於居	士也	予又	竊於	侍御	有慨	焉昔	我歐	文忠	公宦	游中	外而
於穎	其表	厥考	崇公	之阡	之在	瀧岡	者叙	述仁	孝至	感泣	鬼神
古以	為美	談崇	公後	為居	士因	人行	德猶	求生	之念	文忠	後為
御明	本封	阡非	有侍	之私	士紳	聞且	見者	又以	為美	談可	不謂
陵兩	勝乎	然瀧	岡松	楸非	轟貞	裏公	從穎	上尋	支屬	俾歸	而主
則歐	祀為	若教	久矣	居士	去今	且二	百年	自漢	承繼	麥飯	無缺
御以	五世	之親	阻河	山之	遠所	以為	世祀	世守	計者	靡而	肅焉
而後	續不	有問	哉予	故有	慨於	侍御	重為	居士	幸世	有生	斯去
漠然	蟋蟀	之感	者於	是	可以	興矣	作栗	岡阡	表萬	歷辛	亥

明

建昌府重修李秦伯先生墓記

羅倫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眾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惟聖賢乎。秦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氏。諱觀。字秦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創書院其下。學者十餘人。南豐曾子固其高弟也。范公仲淹。余襄公靖。交薦之。名為太學。說書。卒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鎮立興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楚更其堂曰思賢。右立軒書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飲覺而異之。翼日。有白於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啓塋視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

建昌府志

卷

九十七頁

以請命下立祠。塋南名曰景賢。賜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塋。塋以石為之。塋中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視廣倍之。中甃如墜。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西羅倫。深視廣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歿。距今四百十三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蘇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此之謂乎。曰。視烟草中塚。纍纍然。太守嘆曰。是庸非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古者富貴而名湮沒。當時逸樂。歿不能自保。其身後者。何可勝道。先生以節屋寒。夫初無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後之榮。終乎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因遂記之。以告邦人。庶有聞先生之風者。

明

周濂溪墓記

童朝

宋濂溪周茂叔先生墓在郡城南清泉鄉栗樹嶺之下。迄今五百餘年，所謂濂溪書院則在其北，相違五六里許。春秋釋菜之事，多行於書院，而墓則罕謁焉。潮菴郡展禮於書院，因至墓所，林木覆蔽，榛棘叢生，不能別視。乃命役人翦葺，以入而墓。冢業然始見。按年譜，宋熙寧辛亥，先生聞游仙居，縣太君鄭氏墓為水所齧，乞知南康，改葬壘阜清泉社三起山。次年，士子上南康印綬，就廬阜書堂，定室居之。又次年癸丑，先生不祿，就葬仙居。太君墓左配陸氏，緡雲縣君繼配蒲氏，德清縣君墓皆在是。於乎先生之魄既化於斯，神豈遠乎？曷不於此祀之？於是庀材命工，創祠堂一所於墓前。堂凡三間，尸先生像於中。扁曰：宋元公濂溪周先生祠。中又別建

江西南昌府志

卷八

頁八

愛蓮室三間，室前鑿一池，植蓮於內。本其所受也。前祠門一所，扁曰：濂溪先生墓。外又置氏田地山塘四十七畝，一分零給付本郡道紀司都紀席元徽掌領之。收其所入以為祀事之需。此皆出於公節之羨者，毫髮不漁於民也。數年春秋祭祀，皆行於中。祭畢，塚土於墓而歸，潮惟先生本道州人，而薄分寧，知南昌。又知南康，單皆我一方之地，而又沒於此焉。則此地亦為先生之闕里也。先生發伊洛之源，上繼洙泗千載不傳之絕學，而大極之圖、易通之書，直與六經相表裏。其功之大，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已從祀孔子廟庭矣。茲墳墓所在之地，學先生而祿於斯者，可忘其功而不為立祭田祭所，以報其本乎？禮鄉先生沒尚祭於社，先生沒於此地而祭於此地，豈曰過乎？誌有朱子祠堂記，畫像記載先生事實其詳。末學竊敢贊言以蹈潘氏銘墓之譏。聊取建堂置田年月記於石上，使後有所考云。

余養素先生墓表

明 黃道周

都昌為匡阜之作與鼓楫察蒙上下白鹿猶其竈頭也憶朱陸諸
 老對析辨論時恨身不為都講攀提其間使諸老門徒橫生枝葉
 近始得交余未之未之都昌人也少從白鹿讀書因談其尊翁養
 素先生少從章斗津游遂於性命之道予喜甚亟訪其所著書未
 之曰文行之訓先父嘗佩之慙慙之求自庭訓而外終身焉耳予
 因詢先生起居狀未之曰大父素宸父蚤父十四而游學宮手奉
 大父像出入定省必而必告如此者二十年始改葬大父又躡踊
 居廬括髮徒跣一一如初喪時既以吉耕事大母去塾或數里外
 日必視菽水雖大風雨霜炎不輟也居喪一苦塊三載不易又家
 伯父嚴父以父事之唯諾惟謹雖老不衰伯父以適累困於官父
 盡鬻其產以充伯父累又為伯父再置室圖嗣續甚備予聞之肅
 然拜曰世亦有篤學躬行如此者乎予始聞白鹿鵲湖之說以謂
 諸君子急於爭路無昏容之聲亦欲諸同志者從事博約大則具

一二三言通志館稿紙

九九頁

體小則分科可以自著也既又數年見諸學者汎濫臨津無筏號
 濟為類乃深信子靜之言灼然有見夫子靜之言亦謂六經諸籍
 百部千章不過知愛知敬而已矣孟夫子文章奇特心眼闊通其
 反覆丁寧亦不過曰愛敬以為仁義愛敬立而仁義生仁義生而
 禮樂著五實同根一本自達自孟夫子而後未有若子靜之親切
 明著者也今先生之學本於章斗津斗津亦為格致之學汎濫典
 籍者五十餘年而先生卓然以知愛知敬為致知能愛能敬為格
 物於大學所為物有本末孟子所謂生物一本千古同旨嗚呼自
 子靜殞而白鹿墟沿襲子靜者率以良知突進捉影捕風為竺乾
 之通藪能有如養素先生之愛敬者吾與之共陟驚象之巔寒鷲
 鹿之路矣先生每教子弟以先行誼不事著書即所到授館訓諸
 生徒以明利義辨性教審志氣三者為本諸悅綺靡不高也卒
 而與未之共試棘闈未之登賢書先生聞信夷然曰吾有以報先
 人矣遂斂書籍高戶靜觀又十餘年以布衣終嗚呼予觀於養素

先生知道之託於巖藪也。縉紳先生，我冠而談道德，虛名耳。愈卑愈驕，其習為禮文者，猶曰茅之藉鹿，易柔也。韋帶之彥，起而談愛敬，孩赤慕好，猶有存焉。於以汰華就實，輟飯就乳，無所繆飾，而真誼四暨。是子靜所謂宗廟墟墓，達於千古者也。先生諱經，元字冠卿，鄉貢進士，崇祀鄉賢。未之，丁丑進士，出于門。於是葬公，命予為之表。表曰：子靜歿而敬愛之教息，其息也如輕雲之掩日。養素生而敬愛之義立，其立也如頽瀾之值碣石。嗚呼！先生永立人極，予為余養素先生墓表時，束裝不暇，又迫於尺幅，不罄所談。然自鷺湖講論而後，得是旨者益寡矣。學者諦觀養素公之行誼，因以服習孟子，然後尋吾之言，勿肯馳於子靜晦庵之說。其於吾道亦庶有賴也。夫。自識。

聞講書院文公祠安神告文

明夏官

言少讀先生之書，即知宗信先生之學。又觀先生語錄曰：天下有二件極大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南郊，其一不為太祖特立廟。自東漢以來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嗚呼！非先生學達天人，見理真切，不能的然為此言也。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圓邱祭天，方澤祭地，立四親百以享相考，一時創制已為得禮。未幾，奪於他議，即復改更。當時儒臣亦莫有以先生之言進者。迨我成祖文皇帝定鼎北都，乃尊太祖更制，即南郊建大祀殿，合祭天地。建太廟，仍同堂異室之制。國家百六十年，列聖相承，遂為定典。是古禮卒不可復，而先生之言亦隱矣。肆我皇上聖學高明，大孝純至，踐阼以來，慨然以制禮作樂為己任，而復古之志宵旰惓惓。言時為諫官，上疏請舉親廟從之，嗣是乃建郊議。上益嘉允，及下廷臣集議。宰臣忌沮，群臣附會，至於聚訟三月，而後定。非仰賴我皇上聰明睿智，不惑之至，孰能斷然行之。今則圓邱祀天，南郊方澤祭地，北郊兩郊配位，專奉太祖典禮之正，遠過百王矣。禮成，皇上復詔曰：郊廟禮之大者，頃遵國初祀典，既建四郊矣。願今太廟之制尚爾同堂異室，仰惟祖功宗德，帶專一廟之享。朕心歡然，又面諭臣言曰：同堂異室，原非古禮。此當更正。言時為禮部尚書，感激皇上大孝純至，即日考禮奉議，遂定九廟之制。奉太祖居中，時我成祖適七

二十八頁

一〇〇頁

純至，即日考禮奉議，遂定九廟之制。奉太祖居中，時我成祖適七

世當桃爰以功德之隆作百世不遷之廟居太廟前左方以次左
 右列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為三昭三穆焉而太祖始得專隆不混
 同子孫矣又舉大禘之禮祭以虛位尤為度越千古郊廟之禮一
 時咸正而先生所謂二大事者我皇上悉舉而行之予於是慶先
 生之言始行於今日末學小子得以所學見用於當時豈非斯文
 之大幸歟嗚呼九原可作先生之自慶當何如也予頃蒙聖恩賜
 歸休閒無事乃恭取聖製聞講篇名作書院於信城西北隅朝夕
 嘉與多士講明先生之學院有堂恭題聞講兩廡有齋曰聖學王
 道堂之後中為亭以尊藏聖製文碑左為祠以祀先生右則奉我
 先公象峰先生馬嗚呼夫學未至於知天不足以議事天之禮孝
 未通於神明不足與議事先之禮斯禮也非先生生命世之大儒不
 能知非我皇上不世之大聖不能行願予小子獲聞先生之教用
 以上贊天子而郊廟大禮式克釐正千古之謬定萬世不易之典
 以成一代中興之盛業獨又非大幸歟祠以祀先生報德也詩曰
 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惟先生其鑒之哉

新昌義烈劉恭人墓表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五 明吳甘來 稿紙

上十有一年五月余以使事過恒山綠柳成廡五花入隊年友李
 公滑疑所治也滑疑駐獲鹿出而觴余道左以三關紀畧示曰吾
 不有象矣為語吾妻相念其挈幼子來比余過里門則恭人攜李
 君往矣無何他邊不戒侵入鹿邑城陷夫人死之方曹牆之失守
 也三關故屹然無恙主兵者悉撤畿南兵入衛卒相持不發乃遽
 折而南滑疑馳守鎮城秦虛務攻鹿邑恭人到縣市酒犒將勵以
 必守厚募死士縋城求援滑疑復激烈請兵督府陽應之援不至
 恭人則率婦女運灰石以佐鬪拒守八晝夜攻轉攻乃陷恭人逐
 與子亮投身烈燄死蓋十一月二十九日也滑疑出其小傳以墓
 表屬余且言曰恭人之可哀也恭人劉氏父諱璋瑞母張氏俱有
 令德遜婿而事不索聘年十七以歸吾見吾屢試先人不色喜九
 因棘闈不色愠遇姑嫜之逆施亦不色恚既吾獲一第報者索金
 恭人反泣下吾貧可知也而猶慷慨然若弗克終者布蔬不改絕無

矜貴容吾令武榮一切俸餘為學宮講院橋梁水道費督闕則築
臺製器未敢謀其私恭人喜曰子也才無須多遺不才累千累萬
無庸也一日過書室問數篋中何有吾謂文人手墨耳留貽爾子
後或藉以自通恭人則笑曰子不受人欵而借光遺墨耶吾數年
於外總不及求田問舍事恭人視吾武榮逾年輒通通而為吾卒
看者稽為先人蒸嘗地又適際兵荒設賑講備族里有語亂者婉
委妾之今乃視吾恒陽恒之鎮於畿南為要害中丞實蒞兵於此
方奉檄帥旅北援而已出其後不及還顧其留以乘障者又查警
輒諱吾力保此一塊土勢無能顧鹿邑為一己全妻子計不意恭
人竟以此死而斷煙荒草之不可問也吳甘來曰嗟乎此恭人所
以死也百年一瞬橫玉擁金而厭厭泉下山青沙白而炳炳千秋
矣事耶夫人性識通明矧忠義死生之際乎乃表於其墓曰妻子
之累人何甚也易巾幗而鬚眉責賦椒以裹革哉其俾滑疑亡肉
顧一意全鎮城以報天子者誰歟恭人不有其身滑疑乃可以不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書局
物信
稿紙

有其家恭人得死所矣幸則娘子軍夫人城不幸亦唯陽齒常山
舌於是為不朽矣書其大者以告將來

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書溢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贈崇祿大夫少卿禮部尚

明楊士奇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若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
其身雖沒所以寵眷之幸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感者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
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階承直郎又明年太宗皇帝
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講進承德郎永樂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
夫仍兼侍講四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階奉大夫進文淵閣大學士仍
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劇上教命大醫集眾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

聞疾既卒，上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諡，自太子少師姚公廣考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祠墳。時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厚，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種為翰林檢討。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茶祿大夫少師禮部尚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二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感也。公居官敬慎，在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為本，未嘗及人過失事。於奉旨制勅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聞，多見採納。所撰進文字，上知出公筆，輒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錢務，退未嘗出口，雖親厚不敢私語有問，蓋自守之嚴有素。事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率公與楊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周訥建議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

上意合，既還，作卻封禪頌奏之。丁母憂，召還。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姦惡，外親為民屬，遽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裨益，故尤為諸君所厚。而沈靜謙約，以滿為戒，未嘗干人以私，人亦無敢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為廷試讀卷，鑒別公明，奉勅修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為總裁，志於扶植名教，獎掖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未嘗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者之不復顧。小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上深知之，不聽。遽黜毀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澹閒遠之趣。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其孝光大，其齋居名冕庵，因以為歸。公十數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鄉篤倫誼，處鄉曲恂恂執恭讓，既冠，薄遊關中，聞之

前輩君子率忘年與交歸而從黃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焉其
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旁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晚益有
造詣為文援筆立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情近體
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四方重其文翰求者接踵戶外雖無
厭倦意然非其人不苟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有九其先自金
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也曾祖鼎亨猶高父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吳
元進士永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封母太宜人公嬰夏初封宜人
洪熙初進封夫人子男三長即種次穆次穗女四長嫁陳年次嫁薛禎亮次嫁宋
懷孫男六女七所著文章有冕庵集扈從集若干卷公其士奇同郡同官知契
最深未卒前二年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孤又奉臨終之命索文刻墓石嗚

呼士奇光公生五年豈謂竟銘公墓哉蓋今九年乃克成之銘曰經國所資文武並
施維武以靖維文如左右手公賦詞垣十有九禩秉奉執勤司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
龍文光華日星敷宣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帝時懌公所蓄志
寬惠被下洵穆浪焉密贊鴻化春宮輔德平直之行二聖惟明燭釜公誠好
文之朝儒林之首人聳其瞻公跡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
仲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衰寵章駢蕃貴終猶始終之全曠代其
幾金罍在左文川在右埋璧有天上貫牛斗墓道之碣為尋有久最行琢碎
未者是儀

啟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明劉

淑

嗚呼忠臣無肢體之慮女子鮮緩急之宜兒每誦斯語慙焉感涕
以為大有似於吾父似於兒之事吾父也父以剛烈受瑤禍於時
兒從母京師雖僅七齡或慘兒實親覲也嗚呼痛哉兒雖女子亦
嘗側聞古今事陳蕃竇武亦罹閹獄范滂李膺駢死黃門即昭代
諸賢或碎首瑾廷或戮血魏手者有矣然未有鍛鍊甚厲拷訊越
法生備囊頭糊江之酷死為冷壑荒溝之醜如吾父之慘也憶斯
之際母女咫尺懸若萬里控戶淒淒冥城非惜獄吏信信悍獷猶
慈天路高邈誰為昭雪生平知交揮手閉戶而已兒之悲瀝血請
代而奸臣欺罔天聽不能仰達遂致吾父烈烈孤忠竟從龍逢比
干於地下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帝靈除元惡首憐父忠詔諭
祭葬吾母艱苦萬里奉柩南還乃得停柩臥側昕夕哭臨不謂
延歲月屢失空期遂至三十餘年之久耳嗚呼父有子兒之兄也
嘗欲哭冤輦下請君恩以慰父於一坏不幸兄早世而事竊父有

江西南昌通志卷之七

一〇五

頁

堪兒之夫也亦嘗欲繼兄之志慰我父於一坏不幸壻亦早世而
事又寢十載之間兒以寂寂養闈奉老母撫幼孤棲遲塔宅百難
叢攻每當火改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念吾父遺骸冷落廂舍悽
蔽荒藤松楸奚望木主未安此心此臆寸寸欲斷兒於斯時蓋欲
葬父而不能也厲者宗社弗戒九服染塵窮谷深崇之內兵燹日
彙或言急葬父極以辭不虞然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兒於斯
時又欲葬父而不忍也兒嘗傷心喪亂寒憐獨泣思吾父生平耿
耿為國其存敵翦賊之志必不灰於九原是乃揮身鬻劍佐義旅
一朝之餉亦用告於天下忠臣義士曰吾父未窆之骨拳拳孺老母
不察蠟威忽逞兒自誓一死但以吾父未窆之骨拳拳孺老母
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遠害流離瑣尾以至今日幸際新天子重
光兒之葬父此其時矣詠吉筮兆執婦引棺以村父於先人之壟
父其許我乎嗚呼無肉魚葬有骨犬銜父窆有身後慮者獨兒不
奉上不能效緹縈一疏次不得表發白片下又不能衰毀成禮以

終父大事，緩急無宜，然矣。尚何言哉！兒半生哀憤，無所自容。今幸得安，父靈更無復人。世想惟忠魂赫赫，啟迪後人，使兄之子與兒之子，皆得早自成立，則兄壻未壻之志，或終有可持也。嗚呼！血泪可枯，沈痛靡竭。二十餘載，有如一日。幽顯異路，於茲重訣。

國子監助教敬堂辛君墓表

清翁方綱

乾隆己酉，余於江西選拔貢生，得萬載辛君。從遊南康，廣信諸郡。歲餘，君成進士，後官國學者又十年。知其經學最深，所與余校勘注疏，說文諸條，手記皆存。余篋近年來有持經說相質者，必與君共研覈之。君證據極博，而能審擇歸於一是，不為泛鶩，不為矜異之說。今年春尚為新城魯君嗣光校尚書說，己酉江西選拔諸子，惟魯與君治經尤精密。魯君嗣光前十餘年卒，余未得表其墓，孰意今乃表君之墓，可傷也已。君為人誠信篤敬，不苟言笑，不輕然諾。易言詩三禮三傳，皆考辨補折，凡若干卷。君乾隆己酉舉於鄉，己卯中會試，嘉慶丙

江西通志館

一百六

辰進士，國子監助教，俸滿以同知用。諱紹業，字復先，一字敬堂。生於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嘉慶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年六十。配王孀人，子四：价、公、擢、俱。俱，孫三：僕、庚、午。舉人。今扶柩歸葬，狀其略，求表於墓道。雖不獲書丹於石，其學行皆可傳於後者。

之也	人常	昔司	去鄉	避去	面責	娶龍	坐眾	書擔	漆孺	君諱	湯府
即慢	不與	馬運	里為	鄉有	之不	瑞人	皆嫌	筮筮	人生	勳字	君墓
人也	兒童	班固	快君	豪不	問人	于慶	其不	相隨	君幼	績林	表
也實	較是	屢稱	君子	便君	遠近	元淑	類性	商湖	孤母	世居	
甚然	非故	人長	譽光	所為	厚薄	元譽	獨好	湘中	病禱	江西	
則見	長者	其行	年十	訟以	而赤	光側	形家	諸賈	於神	萬載	
不喜	之名	類忍	七大	蜚語	語竭	室張	言醫	人有	減身	縣西	
必怒	以其	詭不	府重	連數	而後	生星	藥方	贏錢	年以	鄉考	
怒必	過喜	臧百	其文	歲不	己孺	元君	書求	博塞	益親	德高	
不忍	人如	於人	而館	解欲	子婦	性嫉	者輒	出教	親壽	娶於	
於詞	兒童	夫長	之署	君奔	入聞	惡有	應不	君獨	兄遠	潘再	
色如	者而	年之	仇者	走匿	君至	有聞	以為	扶冊	遊從	娶於	
君者	名	息	乃息	迹	皆	見必	利	冊危	師負	漆	

江西通志卷之七

卷

一〇七

頁

其設	長者	哉譽	官府	葬宜	知之
心與	豈非	光官	道光	春縣	不可
彼執	以世	江蘇	十六	宣風	辭
慢執	之自	君嘗	年七	塘富	
茶而	待者	再至	月十	坪上	
人反	益輕	其縣	九日	譽光	
不樂	而卑	著見	卒年	嘗從	
乎足	其論	子能	七十	先君	
是孔	與况	其官	十七	子遊	
孟惡	如鄉	即歸	十八	乞曾	
鄉慮	豪者	曰吾	年八	亮為	
而遷	何足	不樂	月十	之表	
固稱	責	居	三日	習	

黃耕山墓表

清方苞

君姓黃氏諱虞世居江西贛州信豐縣新田鄉。類介閩廣。國初寇盜數駭。君父一爵。屢帥鄉兵捍禦有功。授以官。不就。君幼與羣兒嬉。獨據土坐。無少長皆聽。指揮既成。童念家世農田。非自願於學。無由發身。篝燈夜誦。隣父飯牛歸。叩其戶。始知晨光已啟。常慕范文正公之為人。時誦其言。若將以自任者。聞者多狂而不信。及為諸生。清學宮。明徵教官之罪。無可抵首。諸生或與縣胥鬪。傷焉。眾訴之。語侵。令怒。與大獄。君獨身為眾受難。直於大府。乃信其才。與志之。有以為嘗與吳門張大受。遇於南昌。志相得。稱於幕。盧韓公因是入太學。有聲。而以疾未得試。京兆孫歸。教授近邑。從者數十百人。所至必率門人子弟。窮巖壑之勝。或夜浪從者。皆色倦而君長嘯。星月中益浩然自得。君學每朱黜陵。治喪不用浮屠。嘗遊

江西題志卷第...

卷

一八頁

字

鴉山	逢遇	老人	異之	與語	留旬餘	終不道	姓名	後每自稱	詩易之			
崇得	於老	父為	多君	之孫	世成	自及	余門	數道	先世	請表	祖墓	
君之	行既	無所	微信	而詩	易無	成書	故屢	請而	未之	諾也	今年	春
來告	曰成	問教	於先	生有	年矣	先生	視成	堂全	無知	者敢	以無	實
之言	欺吾	師誣	吾祖	以召	鄉人	之警	警乎	乃畧	道所	祈懇	及事	之
衆著	於鄉	而無	所憲	其偽	者俾	碣於	所	以亦	言之	不可	苟焉	君子
耕山	康熙	二十	五年	拔貢	生卒	於四	十八	年	年五	十有	六所	著
耕堂	集藏	於家	母陳	氏	夏柯	氏	繼室	俞氏	子四	人文	汾文	澍文
文殊	孫十	人世	成汾	出也	雍正	十二	年	三	月			

車節母高孺人墓表

國朝車 泰臨川

節母高氏臨邑五都高原里聖傳公女年十五歸朱山車召戟公
 朱山固與余同出稠源而分族僅隔三里者也節母歸九月公客
 滇客十年卒節母年方二十四耳訃聞一慟幾絕不食齰死姑泣
 撫之曰若死是死吾也且若夫安賴節母感姑言由是日夜操作
 以奉姑有富室子某謀繼室賄無賴強媒之節母怒直趨寢所握
 刃截其髮復刃兩耳姑奔救髮已斷矣耳半殊血泔泔下且哭且
 罵姑亦詈媒者乃倉皇散去節母遂足不踰閨手刺孤雁一幅懸
 諸帷姑沒諸無賴復肆節母乃大集宗人姻黨焚香拜靈几泣言
 於眾曰氏辦一死久矣夫卒時姑止以母死姑又卒叔以疾廢猶
 不即死者冀延車氏一線耳今若輩必欲擠諸坑阱氏死無以自
 明不死又勢難自立言未已淚泉湧喉哽不成聲乃刺指作血書
 以誓眾皆動容鄭孝廉湘蘭在坐慨然許以獲持并醮資以贖羣
 謀始寢節母乃亟為叔納婦旋舉一子叔與婦相繼沒節母撫其

江西 晉道志第萬...

一九

孤如子既長慈且弱復為娶婦生兩孫節母喜曰今而後吾死無
 無憾也乎當叔之沒也節母哭之慟曰吾今尚何望爰葬前所未
 葬者與叔凡八棺先後數年間竭蹶支撐不肯向人貸歲屢飢叔
 子婦與兩孫復嗷嗷待食而節母益貧莫能支矣歲辛酉粵賊躡
 吾鄉子層登死長孫纔九齡亦被擄越四年甲子賊大至節母以
 老病艱避徙遂以是時卒年八十四藁葬於某山之原嗚呼慘矣
 其幼孫頗慧逾數月亦夭今尚無可繼者泰聞之父曰節母生平
 無跛倚之容無睨視無苟言笑見者咸肅然泰於是尤歎節母之
 性之得剛健者為多也女德尚柔順獨節母非稟剛健之質則不
 能厯坎輒摧折顛連狼狽而不易今節母所為即忠義男子無以
 過天殆欲彰其節乃彌苦其節歟天雖苦之節母自甘之噫嘻苦
 且莫知甘更誰知者節母豈求知哉然知節母者安可使之湮沒
 哉泰父嘗曰節母不第為吾族光實足維世道矣孺子識之乃謹
 承命而表其墓

